

134
10
263

左傳輯釋

三三二四

134
21
263

石川鴻齋訓點

左傳輯釋 十三

東 京 圖 書 館				
二 一 冊	二 三 號	六 九 架	一 三 四 七 函	和 書 門 傳 釋 類

左傳輯釋卷十七

日南 安井衡 著

襄公

經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註杜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安衡
故此年正月建子得以無冰為災而書

前年置一閏則此年春為十月十一月十月
二月亦得以無冰為災而書之杜注未是夏衛石惡出奔晉

註杜齊喜之黨
書名惡之

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冬齊慶封來奔

註杜告將朝楚
註杜為宋之盟故朝楚

崔杼之黨者酒荒淫而出書名罪
之自魯奔吳不書以絕位不為卿十有一月公如楚

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註杜靈王也
註杜康王也十二月
註無乙未日誤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

註杜梓慎魯大夫今
年鄭游吉宋向

戌言之明年饑
甚傳乃詳其事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

註杜歲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
玄枵在子虛危之次十八年晉

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
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以有時菑陰不堪陽

杜時蓄無冰也盛陰用事而溫蛇乘龍註杜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歲星木也木為青龍失次出虛危下

為蛇註安正義龜蛇二蟲共為玄武故龍宋鄭之星也註杜歲星本位在東方東方房心為

宋角亢為鄭故以註安王引之云龍謂歲星宋鄭以歲星為候故曰龍宋鄭之星也龍為宋鄭之星註史記天官書云宋鄭之疆候在歲星是其證也歲星本為宋

鄭之星非以東方之宿註安王引之云龍謂歲星宋鄭以歲星為候故曰龍宋鄭之星也房心為宋角亢為鄭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註杜玄枵三宿虛枵耗名

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註杜歲為宋鄭之星今失常淫入虛耗之次夏

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

也註杜陳侯蔡侯胡子沈子楚屬也宋盟曰晉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

盟何為於晉註杜以宋盟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註杜事大國當先

後薦賄以註安衡案奉承其事不敢有所後是誠心事之也怠其事薦賄以冀免副己心註罪是巧詐以事之也故曰先事後賄禮也非後薦賄副己心也

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加志禮也註杜言當從大國請安衡案宋會子

從交相見趙孟曰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及盟齊秦不與焉是齊之事

晉未獲如他諸侯也志晉志也晉欲齊服從不敢貳今往朝之是如其志也杜解事

為政事失之註杜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註杜

重丘盟在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

守石氏之祀禮也註杜石惡之先石碯有大功於衛安衡案從子之名見於

子為姪或曰謂我姑者我謂之姪今以稱兄弟之子何也曰經傳中無稱兄弟子之

文戴記云兄弟之子猶子也世因稱兄弟之子為猶子然此說其義非稱呼也男女

雖異仍是兄弟之子故依姑稱姪猶勝於稱猶子耳南北史以下稱

兄弟之子為從子者不可枚舉蓋本于此朱子不取者偶忘其文也邾悼公來

朝時事也註杜傳言來朝非宋盟宋秋八月大雩旱也蔡侯歸自晉

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註杜不免日其過

此也註杜往日至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註杜往安

廷于註安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

安釋文君小國事大國古本無小字正義晉宋古本及王肅注其文皆如此君國

註謂為國君言其為君之難也今定本作小國滅琳云案正義知孔本作君國事

大國晉宋古本及王肅本並同蓋君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

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註杜通大子班之妻僑聞之如是者

恒有子禍註杜為三十年蔡世子班弑其君傳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

也註杜魯晉屬故告晉而行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

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註杜君謂鄭伯安陸祭云宋之盟鄭伯不在而楚為此

謂晉楚之從交相見者也衡案或說是也此無註安陸祭云宋之盟鄭伯不在而楚為此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

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註杜問鄭君應安釋文駟子大叔

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

禮承天之休註杜林福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註杜憲法

衡案縣示之曰憲盟約之外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註杜聘用乘皮束帛以

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註杜言歲有饑荒之難故今執事有命曰女

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遲

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

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

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

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註杜震下坤之頤註杜震

長上頤復上曰迷復凶註杜復上六爻辭也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上處

六變得頤曰迷復凶註杜極位迷而復反失道已遠遠而無應故凶安衡

繫辭曰爻言乎變者也故雖不揲著布卦亦言之其上處極位復之最晚者也而又

變為頤頤口象故有飲食之義人之所貪莫若飲食故有貪昧之象陰邪也陽正也

復以反正得名上六遠於反正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註杜謂欲得鄭朝

而為貪味之象故曰迷復凶而棄其本註杜不脩復歸無所是

謂迷復註杜失道已遠而棄其本註杜不脩復歸無所是

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註杜言楚子必死君楚不幾十

年未能恤諸侯也註杜幾迫也言失道吾乃休吾民矣註杜休息也言楚

左傳卷之十七

三

安衡案恤憂也故杜轉為害

禘寵曰

安衡案禘本或從示作禘非

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

死

杜禘寵鄭大夫

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

杜旅客處也歲星棄星紀之次客在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衝在次梓慎則曰宋鄭饑禘寵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占惟人所在

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

杜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為壇以受郊勞

釋文壇徒丹反正義服虔本作壇解云除地為壇王肅本作壇而解云除地坦坦者則讀為壇也按下云作壇以昭其功昭其禍若是除地草穢尋生不足以昭示後人杜言壇是也阮元云石經舍上有草字乃重刊增入也衡案壇壇古通因有據服本欲讀壇為壇者然壇以象堂避野舍禮也傳又云昭其功注疏是也正義云下言草舍則此舍上本無草字石經增入非也

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

壇杜外僕掌次舍者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

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

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杜刑法教其不

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

德杜怠解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杜自解請其不足行其政

事杜奉行大國之政共其職貢從其時命杜從朝會不然則重其幣帛

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

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杜無昭禍以告子孫齊慶封好田而者酒與慶

舍政杜舍慶封子慶封當國不自為政以付舍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癸氏易內而飲

酒杜內實寶物妻妾也移而居慶家數日國遷朝焉杜就於盧蒲氏朝見封使諸亡人得賊

者以告而反之杜亡人辟崔氏難出奔者故反

盧蒲癸癸臣子之杜子之慶舍有寵妻之杜女子之以其女妻癸慶舍之士謂盧

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杜辨別也別姓而後可相取慶氏盧蒲氏皆姜姓曰宗不

余辟杜言舍欲妻已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杜

主傳耳

言已苟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顧

禮譬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

安衡案斷取一章與篇義

之二人皆嬖

註杜二子皆莊公黨

二十五五年崔氏弑莊公

使執寢戈而先

後之

註杜寢戈親

公膳日雙雞

註杜卿大夫

安衡案卿大夫出署視事

人竊更之以驚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

註杜御進食者

諸大夫怨慶氏滅其膳

安衡案竊字句盜也傳云御者知之則本與饗人不相謀

蓋虛蒲突王何之謀

饋其汁而不喻其益怒之也傳言之者以見慶封不學無識

政法蕩然吏皆為姦肆意妄行而不知檢制之所以敗也

二子皆

惠公孫

慶封告盧蒲癸

註杜怒告癸

盧蒲癸曰譬之如禽獸吾寢

處之矣

註杜言能殺而

使折歸父告晏平仲

註杜欲與共謀

平仲曰

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

註杜洩謀

有盟可也子

家曰子之言云

註杜子家析

安衡案下文謂子家速歸注子家慶封字傳例

是字則歸父亦字非名也古人名字相配杜以歸父為名故以子家為其字其誤與

以孔父為嘉名同然則此子家亦謂慶封矣蓋折歸父既告晏平仲平仲以其事重

家而面答之故云子之言云又焉用盟若是折歸父

註杜子車齊

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

註杜佐子

子謂桓子

註杜桓子文子

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

木百車於莊

註杜慶封時有此木

文子曰可慎守也已

註杜善其不志

安顧炎武云邵氏曰此三言者陳氏父子為隱語以相諭也知禍將作而以何得

木愚謂木者作室之良材莊者國中要路言將代之執齊國之權也惠棟云下云

反陳于歎注云獄里名案莊亦里名昭十年傳云又敗諸莊哀六年戰于莊孟子曰

莊獄之間趙岐曰莊獄齊街里名衡案時無宇猶少文子恐其或羅禍故問焉而見

攻慶氏示子之兆

註杜兆龜

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

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

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註杜季慶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註杜無字

安衛案慶封父子蓋好卜遂以此為人所愚傳言此者愚者常以所好敗乃使歸慶嗣聞之註杜嗣慶封曰

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註杜子家慶禍作必於嘗註杜嘗秋歸猶可

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註杜悛改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

註杜子息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註杜戕殘壞也不欲盧蒲姜謂癸

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註杜姜癸妻癸告之註杜告欲殺姜曰

夫子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註杜夫子謂癸曰諾十一月乙

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泣事註杜臨祭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

曰誰敢者遂如公註杜至公麻嬰為尸註杜為祭慶

吳為上獻註杜上獻先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

甲環公宮註杜廟在陳氏鮑氏之圍人為優註杜

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註杜束紼而飲酒且觀優至於

魚里註杜魚里名優在樂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註杜樂子雅高子

子尾抽掬擊扉三註杜掬掬也扉門闔也安衛案博雅掬也子尾

至此抽出之以擊門扉也掬不易抽子尾欲擊門扉以為期而已安須

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掬動於甍註杜甍

棟安衛案甍覆棟瓦也掬在屋角比掬尤大故援之

死註杜言其遂殺慶繩麻嬰註杜慶繩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

註杜言欲尊公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註杜言公懼

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

註杜陳鮑在弗克及陳于嶽註杜嶽里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

武子美澤可以鑑註杜光鑑展莊叔見之註杜魯大曰車甚澤人必

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杜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汜祭遠散所祭不共。

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杜工樂師茅鴟。誦詩刺不敬。亦不知，既而齊人來

讓。杜讓魯受。慶封。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杜句餘吳子夷末。朱方吳邑。安釋文句古。侯反正義。

此時吳君是餘祭也。服虔以句餘為餘祭，衡案吳或稱句吳，先儒謂句發聲猶越稱。於越釋文句古侯反讀如句，則此句亦發聲，餘即餘祭之餘，句餘為餘祭無疑。陸祭惠棟據史記以服說為是，然未言餘祭所以稱句餘，故詳之。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

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

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杜殲盡也。旃之也。為。昭四年殺慶封傳。癸

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杜癸時已開喪。當書故發例。崔氏之亂，喪羣

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杜在襄二。安陸祭云。則三子之斥逐，乃莊公自為之，不緣崔子之亂也。傳文前後非違，注亦不明此意。阮元云：二十一年傳云：公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此作賈，未知孰是。衡案十九年傳：崔杼微逆光，齊侯疾病而立之，牙之死，三子之奔，皆由崔杼背君命而立光，傳原亂之

所由起，故云崔氏之亂。陸不能通傳意，反以為前。後非違，謬甚。杜注例舉本公年不言，議襄字當衍。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

器用而反其邑焉。杜反還。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杜邶殿齊別都。以邶殿邊鄙

六十邑。與晏嬰。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

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

在外，不得宰吾一邑。安正義外猶以外。宰猶益也。以邶殿為外也。惠棟云：得

以宰為益，失之衡。案惠說是宰主也。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

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杜遷移。安衡案：富之言幅也。布帛之

增減。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杜言厚利皆人之所欲。唯正德可以為之幅。

使無黜嫚。杜黜猶放也。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

也。安衡案：所以保富，在以正德為幅，故名之為富。富幅也。利過則為敗，吾故不敢貪多，以全其富，即所謂幅利也。與北郭佐邑六

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杜致還。公

左傳輯釋 卷之十七

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癸于北意杜求崔杼之尸將戮之杜

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十人杜崔杼其有乎不十杜

人不足以葬杜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杜

大寢杜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杜

以其棺尸崔杼於市杜國人猶知之皆杜

曰崔子也杜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杜

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杜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杜

真諸宗室杜李蘭尸之敬也杜行潦之蘋藻杜

為豈為一人行也杜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杜

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杜子服子始學者也杜

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杜子服子始學者也杜

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杜子服子始學者也杜

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杜子服子始學者也杜

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杜子服子始學者也杜

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杜子服子始學者也杜

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杜子服子始學者也杜

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杜子服子始學者也杜

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杜子服子始學者也杜

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杜子服子始學者也杜

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杜子服子始學者也杜

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杜子服子始學者也杜

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杜子服子始學者也杜

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

杜成伯榮

公遂行

杜從昭

宋向戌曰

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

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

安衡案穆叔不知處變之道舍惠伯而從昭伯遂使公蒙親之辱故傳又舉向戌之言以章其失釋明年

所以書公在楚也

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杜宋盟有哀甲之隙不

以此廢好

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

杜徵

也此緩告非有事宜直

安釋文徵張陵反本或作懲誤衡案徵懲通此當讀為懲臣子怠慢故於此發例

莫大焉故從其赴而書之

所以懲其過而戒將來也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杜公在外闕朝正之禮甚多而唯書此一年者魯公如楚既非常此公

又踰年故發此

安衡案公在楚有親送葬之辱其將歸有季氏取卞之禍遂至一事以明常

以罪季氏也傳詳序其事釋所以皆不書而獨書於此年也然所以書之則在闕朝正故正釋之曰釋不朝正于廟也義各有在焉讀者思之

夏五月

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衎卒

杜無傳四

閻弒吳子餘祭

杜閻守門者下賤非士

故不 言盜 安衡案士言盜以其賤也閻賤於士固當言盜而變文言閻者義不在貴賤

此釋經所以書閻也君子不近刑人吳子明倖為閻而閻以

仲孫羯會晉荀

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

邾人城杞

杜公孫段伯石也三十年伯有

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

盟

杜杞復稱子

吳子使札來聘

杜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

禮未同

秋九月葬衛獻公

杜無傳

齊高止出奔北燕

杜止高厚

仲孫羯如晉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

杜釋解也告廟

以不

楚人使公親禭

杜諸侯有遣使贈禭之禮

公患之穆叔曰被殯

而禭則布幣也

杜先使巫被殯之凶邪而

乃使巫以桃茢先被殯

杜刻黍

安陸祭云說文絜黍穰也茢芳也又釋芳曰葦華也絜刻二字楚人

弗禁既而悔之

杜禮君臨臣喪乃被殯故楚悔之

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

杜兵死不入兆域故葬北郭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

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邾教即位

杜邾教康王子熊麇也

王子圍為令尹

杜圍康王弟

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

柏之下其草不殖

杜言楚君弱令尹強物不兩盛為昭元年圍弒邾教起本

公還及方城季武

子取卞

杜取卞邑

使公治問

杜問公起居公治李氏屬大夫

璽書追而與之

杜

翼印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

杜致季氏使命

及舍而後聞取

卞杜發書乃

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

杜言季氏欲得卞而欺我言叛益疏我

杜安

正義多見疏論語云多見其不知量也服虔本作祇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古人多祇同音張衡西京賦云炙炮夥清酒多皇恩溥洪德施施與多為韻此類眾矣惠棟云疏當為誦字之誤也呂覽先識篇云無由接而言見誦高誘曰誦讀為誣妄之誣下云欺其君何必使余明疏為誣欲之而言叛非誣乎杜氏好改古文故

古文古義存者少矣衡案據正義其本作多見疏今本作祇者依服本改之也祇字从示从氏本或从氏作祇非見疏謂其情注疏義自通若作誦訓誣以欲之而言叛為誣是誣下人非誣公也其義反晦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

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

杜以卿服玄冕賞之

固辭強之而後

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

杜式微詩邶風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式用也義取寄寓之微陋勸公歸

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於季氏

杜本從季氏得邑故還之

而終不入焉

杜不入季孫家

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

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

杜大夫

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

非德賞也

杜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

且無使季氏葬我葬靈王

杜不書

鄭上卿有事于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

杜印段年

子展

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皇啓處

杜詩小雅鹽不堅固也

啓跪也言王事無不堅固故不暇跪處

東西南北誰敢寧處

杜謂上

堅事晉楚以蕃王

室也杜言我固事晉楚乃所以蕃屏王室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杜

傳言周衰卑於晉楚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閭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閭以

刀弑之杜言以刀明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杜子皮代父

為上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

一鍾杜在喪故以父命也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

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杜民亦望

鄰近也猶言微言見善而微之民望歸之杜以鄰為鄰國故云民亦望宋亦饑

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杜施而不德

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

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杜得掌國政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

焉其以宋升降乎杜升降隨宋盛衰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杜治理其地脩其城

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

伯石往杜大叔不書子大叔見大叔文子杜文子衛與之語文

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

而夏肄是屏杜周宗諸姬也夏肄杞安衛案屏蔽也謂庇蔭之下文云其棄

下所宗故謂之周宗耳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

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杜詩小雅言王

則昏姻甚歸附晉不鄰矣其誰云之杜云猶旋安衛案言晉今棄諸姬而獨治

之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杜子容高止也司徒華定也

也相禮侍威儀也安阮元云石經本有齊字後摩去改刊高子容三字故此行九字案錢

不書國皆有義例如此篇大叔文子不書衛高子容不書齊已見經文故也經不書

損一字如此衡案錢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

專註杜專自是也司徒修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註安衡案問二子孰先亡對

曰專則速及註杜速及禍也修將以其力斃註杜力盡而自斃專則人實斃之

將及矣註杜為此秋高止出奔燕昭二十年華定出奔陳傳范獻子來聘拜城祀也註杜謝魯為祀

城公享之展莊叔執幣註杜公將以酬賓射者三耦註杜二人為耦公臣不足

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

為一耦鄆鼓父黨叔為一耦註杜言公室卑微公臣不能備於三耦安註安阮元云廣韻云魯有仲顏莊叔是仲

當連下馬宗璉云儀禮鄉射禮鄭注云司射選弟子之中德行道藝之高者以為三耦魯國是時賢臣皆仕於三家故公臣不能具三耦

馬女叔侯來治祀田註杜使魯歸前侵祀田所歸少故不書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愠

曰齊也取貨註杜夫人平公母祀女也謂叔侯取貨於魯故不盡歸祀田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

之註杜不尚叔侯之取貨安註安正義服虔云不尚尚也尚當取女叔侯殺之下文叔侯云先

夫人將焉用老臣乎杜以其言大悖無復君臣之禮故改之衡案十年傳知伯罵荀偃士句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取謂誅之服虔說是也下文母寧夫人而焉用老

臣二句皆蒙此取字否則文義不可通杜既解取之為取貨乃解下文云母寧怪夫人之所為無用責我傳無怪字費字杜從何處得來以解彼文也寧取夫人叔侯探先君之意而言之不言已欲取之言雖差激未足以為悖也正義尚當二字誤倒姑依原文

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註杜八國皆晉所滅焦在陝縣楊屬平陽郡安註安衡案楊字石經初刻从木後摩改从木段

玉莪云初刻是也今從之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

誰得治之祀夏餘也而即東夷註杜行夷魯周公

之後也而睦於晉以祀封魯猶可而何有焉註杜何有盡歸之魯之於

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註杜書

府無虛月註杜無月不聘受魯貢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祀且先君

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註杜言先君母寧怪夫人之所為無用責我祀文公

來盟註杜魯歸其田故來盟書曰子賤之也註杜賤其用夷禮吳公子札來聘見叔

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註杜不得以壽終好善而不能

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

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註杜為昭四年豎牛作亂起本請觀於周樂註杜魯以周公故

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註杜此皆各依其本國曰美哉註杜美其始基

之矣註杜周南召南猶未也註杜猶有商紂曰美哉註杜美其始基

然勤而不怨矣註杜未能安樂然安註安衡案猶為紂所役故未免勤勞為之

歌邶鄘衛註杜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更安註安衡案衛初都

以前之詩為邶風及狄滅衛南渡河移都鄘部故戴公以後之詩為鄘風衛乃封國

本號其不關二都廢興者為衛風余驗諸詩始知所以分衛風為三矣說詳於毛詩

疏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註杜淵深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

懿公滅亡民猶註杜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註杜康叔

弟武公康叔九世孫皆衛之令註杜王黍離也幽王遇西戎之禍平王德君也聽聲以為別故有疑言為之歌王註杜東遷王政不行於天下風俗下與

諸侯同故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註杜宗周隕滅故憂思猶有

不為雅註杜先王之遺風故不懼為之歌鄭註杜詩第七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註杜

美其有治世之音譏註杜其煩碎知不能久為之歌齊註杜詩第八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註杜

泱泱弘註杜大之聲表東海者其大公乎註杜大公封齊為國未可量也註杜言其

復註安陸祭云服虔曰言其國之為之歌豳註杜詩第十五豳周之舊曰美哉

興註安陸祭云服虔曰言其國之為之歌秦註杜詩第十一後仲曰此之謂夏聲

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註杜遭管蔡之變東征三年為成王陳后業故言其周公之東乎

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註杜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

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註安中井積德云秦國即周之舊都故其聲

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註安夏也夏聲猶言京音衡案服虔謂與諸

夏同風故曰夏聲註杜注本焉然若其說衛王鄭齊皆為之歌魏註杜詩第九魏姬

復聲也何獨稱秦下文又云其周之舊乎履軒是也註杜姓國閔元年

晉獻公

曰美哉

泱泱乎

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杜

泱泱中庸之聲婉約也險當為儉字之誤也

安

陸祭云史記吳世家注引賈

中和中庸之德難成而實易行依此說則險當為險難之意非字之誤也今史記本
或作儉疑後人以杜說追改惠棟云史記險作儉古文也漢劉脩碑云動乎儉中今
易作險衡案婉順也順者曲意行事不失大直賈訓曲近是險儉通魏風葛屨序云
其君儉嗇褊急汾沮如序云刺儉也圍有桃序云儉以嗇是魏俗儉嗇杜讀險為儉
也為之歌唐註杜詩第十唐晉詩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

何憂之遠也

註杜

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於聲

安王念孫云遺民本作遺風此涉下文猶有先王之遺民而誤案杜注

云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則傳文之作遺風甚明而今本正義云作歌之民與唐
世之民同顯與杜注不合此後人以已誤之傳文改之也唐風蟋蟀正義云有唐堯
之遺風故名之曰唐李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彼疏所引正作
遺風故知此疏為後人所改也史記吳世家正作遺風阮元云石經何下有其字衡
案王說是也石經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註杜詩第十二曰國
其字以意妄增耳

無主其能久乎

註杜

淫聲放蕩無所畏

自郛以下無譏焉

註杜

郛第十三曹第十四

言季子聞此二國歌不復譏論之以其微也

為之歌小雅

註杜

小雅小正亦樂歌之常

曰美哉思而不

貳

註杜

思文武之德怨而不言

註杜

有哀

其周德之衰乎

註杜

衰小猶有

先王之遺民焉

註杜

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衰

安

正義服虔以為此歎變小雅也其意言思上世之明聖而不貳於當時之王怨

當時之政而不有背叛之心也其周德之衰微乎疑其幽厲之政也今知不然者以
小雅大雅二詩相類今歌大雅云其文王之德乎是歌其善者以大雅準之明知歌
小雅亦歌其善者也若其不然何意大雅歌善小雅歌不善且魯為季札歌詩不應
揚先王之惡以示遠夷服說非也陸粲云服說是杜以衰為小義終不安二雅篇數
既多當時樂師或間歌其一二札因就所聞而評議之孔說大拘葉夢得曰季札以
小雅為周德之衰大雅為文王之德者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也如楚莊王言武
王克商作頌亦與今詩次序不同蓋雅以正變為大小頌以所作為先後者詩未刪
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為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可以告者為先後孔
子刪詩之序也今案葉氏此論似未必然錄以備考衡案服說是也而未盡焉是以
諸說紛然孔云魯為季札歌詩不應揚先王之惡以示遠夷夫大小變雅編在詩經
聖人為四術以教人豈諱為遠人歌之哉陸云樂師歌其一二札就所聞而評議之
是魯人欺季札而札亦就其一二以評議其全乃後世躒妄之徒所為約與札之賢
而為賓主焉得有此事哉葉云孔子未刪之詩雅以正變為大小頌以所作為先後
夫頌既以所作為先後雅何為以後所作為先也以國風準之正雅當先變雅當後
又何為先變而後正此皆不可通矣蓋葉據季札之言臆造此義以排擊舊說乃宋
人師心自用之陋習非別有所據也今案雅之有大小以體裁分之而已其正皆美
周室所以興其變皆刺其所以衰義無二致而大雅之所美大於小雅小雅之所刺
小於大雅故季札於小雅評其變於大雅評其正以互言出之而大小雅正變之義
盡見矣此古人言語文辭之常若二雅正變並論辭煩義複殆不堪讀以季札之賢
左氏之文豈為此無用之辨哉此義本易知而諸儒不能曉何也猶有先王之遺民
焉者幽厲雖無道文為之歌大雅註杜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曰廣哉熙熙乎註杜

熙熙和 註安王念孫云訓熙熙為和樂聲則與廣字義不相屬予謂熙熙即廣也周

樂聲 註語曰熙熙也重言之則曰熙熙謂其廣熙熙然也廣哉熙熙猶言遠哉

遙遙殆哉 註安 曲而有直體 註杜論其 其文王之德乎 註杜雅頌所以詠盛德形

變雅 註安 為之歌頌 註杜頌者以其成 曰至矣哉 註杜言 直而不倨 註杜

傲 註杜 曲而不屈 註杜 邇而不逼 註杜 遠而不攜 註杜 遷而不淫 註杜

淫過 註安 復而不厭 註杜 哀而不愁 註杜 樂而不荒 註杜

新 註安 謂王者政教日新雖反復而行不為下之厭薄 註杜 廣而不宜 註杜 施而不

費 註杜 取而不貪 註杜 處而不底 註杜 五 註安

於留滯此雖久處 註杜 行而不流 註杜 聲和 註杜 八風平 註杜

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周語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

遂八風賈服注並曰八風八卦之風是也因而八音即謂之八風襄二十九年傳五

聲和八風平謂八音克諧也五聲八風相對為文杜注云云非也昭二十年傳一氣

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二十五年傳為九歌八風七音

六律以奏五聲八風與七音九歌相次則是八音矣八音皆人所為故曰為九歌八

風若八方之風具是天籟不得言為矣杜注昭二十年傳曰八方之風亦非大戴記

小辨篇天子學樂辨風又曰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辨風即辨音管子宙合篇

君失音則風律必流輕重已篇吹煠荒之風鑿動金石之音風猶音也成九年傳晉

侯見鍾儀使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樂操土風不忘舊土風謂 註安 節有度守有

南音此風訓為音之證樂記八風從律而不姦亦謂八音克諧也 註安 序 註杜

序 註杜 無相奪倫守有序也 註安 盛德之所同也 註杜 頌有殷魯故曰 註安

以為魯頌只美僖公之德本非德洽之歌何知不直據周頌而云頌有商魯乎顧炎

武云商周同此盛德非必及魯衡案後儒之意多不滿於僖公故以頌為周頌不及

魯商然魯頌所詠上自姜嫄后稷以及周公謂之非盛德可乎魯頌溢美果若後儒

而論孔子當刪之今不唯不刪又取其思無邪之句以為蔽三百篇其重之如何也

而後儒猶敢議之豈以孔子為何於父母之國邪且樂師為季札歌詩節以下不遺

而獨遺其國之頌豈亦以魯頌為溢美過飾如後儒所見欲掩國惡而不歌邪此尤

見舞象削南籥者

註杜 象削舞所執南籥以 註安 釋文削

義賈逵云削舞曲名言天下樂削去無道陸祭云程大昌曰南籥者二南之籥鼓鍾

之詩所謂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者也又杜不言削是何物案下文韶削與此象削同

義書稱籥韶司馬貞謂削即籥也字體變耳或云說文削以竿擊人也疑是舞人所

執之竿竇儼夫周正樂云舞籥謂之削其說皆未識然否衡案釋文削音朔從賈說

也下文有韶則當讀為蕭蓋同音假借耳程以南為以雅以南之南是也其為二南則二南非風之說所由起失之遠矣鼓鍾傳云南夷之樂曰南蓋文王之德先及南方南夷獻其樂故南籥為文王之樂也隱三年傳曰風有采繁采蘋二南之稱風尚矣而學者猶或惑程說可笑

美哉美其容也文王註安陸祭云有感者蓋自觀者言之惜其未身致大平耳三分恨不及己致大平註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文王之安之也久矣何恨之有衡

案凡舞象其事以文王之聖其澤未廣被天下其見於舞者自然有遺憾之象猶武王不及制作而崩武未盡善耳而說者以未盡善亦為放伐不若禪讓皆後儒刻薄

之見也說詳於論語集說見舞大武者註杜武王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

舞韶濩者註杜殷湯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註杜

慙於始伐見舞大夏者註杜禹之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

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註杜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濩而季子知其終也季札賢明才博在吳雖已涉見此樂歌

如地之無不載也雖其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

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樂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聞

數註安正義先儒以為季札在吳未嘗經見此樂為歌諸詩其所歎美皆以詩辭之

不敢請非謂樂之終也杜以季子聽樂知政極其評議之當似非一時聽聞所能

臆度之以為其在吳素所涉見故能然今總讀傳文意皆似得於聞音而以意測度

信而杜多曲為之解耳衡案季札素知而其言如始聞之者是小人術才者之所為

季子之賢豈肯為之哉傳駁之是也而終不能自信其說至誣左氏為附會其謬甚

於杜矣古樂壞散其義不可得而聞然子貢嘗云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

德由百世之下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是古之賢者皆能聞其樂而知其德何獨怪

季子哉大抵後儒不能篤信好古已所不知以疑古人甚焉至誣以附會有如傳者

人材之所其出聘也通嗣君也註杜祭嗣立註安馬宗璉云賈服皆以嗣君為

文餘祭被弑而夷未立證之可見杜謂餘祭使來通聘正義又曲為疏證非是衡案

經吳子使札來聘下正義辨吳子為餘祭其說極是襄二十五年十二月吳子過卒

餘祭蓋以二十六年即位至此四年未嘗通使於上國嗣君為餘祭甚明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

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

杜大帶也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已所貴示損已而不為彼貨利

安正義

鄭玄禮記注云白經赤緯曰縞衡案說文紵絲屬細者為紵粗者為紵陸璣草木疏紵亦麻也

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修難將

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

杜伯修謂

適衛

說遽瑗

杜遽伯

史狗

杜史朝之子

史鮒

杜史鮒

公子荊公叔發

杜叔

文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

杜戚孫

之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

杜辯猶

夫

子獲罪於君以在此

杜孫文子

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

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

杜言至

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

杜獻公

遂去之

杜不止

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杜聞義

適晉說趙

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

杜言晉國之政

安衛

言晉國終將為三家之有故不言政而言國傳尾摘錄悼十四年三家滅知伯事終季子此言也

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

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

杜富必厚施

安正義

以惡人為良而善之衡案多良謂國多賢良兼卿大夫而言之君侈則士民不服卿大夫良且富民皆歸心故云政將在家正義讀多為祇訓過謂平公侈而適以惡人為良

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鼃放其

大夫高止於北燕

杜蠆子尾鼃子雅

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

杜實故書奔

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冬孟孝伯如

晉報范叔也

杜范叔士鞅也

為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

杜豎高

十月庚寅問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

杜

還邑於君齊人立敬仲之會孫鄰

杜敬仲

良敬仲也十一月

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縣而寘旃

杜晉人善

鄭伯有

使公孫黑如楚

杜黑子

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

有曰世行也

杜言女世

安衛案行

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

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

鄭大夫盟於伯有氏禪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杜言不能久也禪諶鄭大夫

安釋文諶亦作湛惠棟云漢書古今人表禪諶作卑湛風俗通曰卑氏鄭大夫

註卑湛之後後漢有卑躬為北地太守杜改卑為禪俗又改湛為諶古文盡亡矣

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

後能紓杜紓解然明日政將焉往禪諶曰善之代不

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杜言政必歸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杜喪其精神

擇善而舉則世隆也杜世所高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杜喪其精神

次應知政為子產安王念孫云天又除之之字即指子產而言小雅天保篇何福不除毛傳

驅除有之魄則政將焉避子產也天又除之猶言天又啓之啓亦開也三十一年傳趙文

子問於屈狐庸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閻戩戴吳天似啓之語意與此

猶可以戾杜戾定不然將亡矣訓除為開是也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

君固五月甲午宋災杜天火宋伯姬卒天王殺其弟佞夫杜稱弟

王子瑕奔晉杜不言出奔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杜

鄭人殺良霄冬十月葬蔡景公杜著酒荒淫晉人齊

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會于

澶淵宋災故杜會未有言其事者此言宋災故以安衡案傳釋此經曰為宋

謀歸宋財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

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

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

宋災故尤之也如傳所言專責諸侯大夫之不信未嘗一言及宋人出會貪財則所

左傳卷之二十一

云尤之者尤諸侯之大夫失信非尤宋人貪財也杜謂故不書其人釋卿不書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釋向戌之并賤不知不書其人承上以起君子之論書曰云云乃釋經書法非有二義也據傳文歸宋財之謀本出於諸侯之大夫夫恤患分災同盟之義也宋人出會固其所耳經豈薄責失信之大夫而重尤出會之宋人哉向戌不書者不信雖由諸侯而身列其會不能使諸侯守其信未免同罪故亦不書耳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通嗣君也杜即位穆叔

問王子之為政何如杜王子圍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

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

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杜子蕩助之匿其情矣杜子圍素貴

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杜駟氏子哲也若有

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懷

子哲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

至無日矣杜為此年秋良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祀者

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杜使言安正義有與同食者問此老人之年不

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杜所稱正月謂夏正月

甲子甲戌安焦循云甄鸞按四百四十五甲子其季於今三之一者計四百四十

盡癸未註五甲子有二萬六千七百日其季三之一者謂不滿四百四十五甲

子於未滿一甲子六十日之中三分取一謂去四十止留二十日也是以注云三分

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謂止有四百四十四甲子奇二十日合二萬六千六

百六十日以應史趙亥有二首六身之數也衡案當時晉國政法紊亂役及耆老

人賢者為國諱之且實告之恐長上得罪而不可詐告其年故以甲子答之非故為

艱深語以困吏胥也季如伯仲叔季之季季猶末也言周四百四十五甲子於未甲

子中得三分之一也故云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杜以正月為夏正是也夏時得天故

周雖以十一月為正其民間恒言及記時令之畫皆用夏正為其便於事也若以此

人云臣生之歲言歲不言年明是夏正故知社注是也

吏走問諸朝

杜皆不知故問之

師曠曰魯叔仲

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

杜在文十一年

是歲也狄伐魯叔孫

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

子七十二年矣

杜叔孫僑如叔孫豹皆取長狄名

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

杜史趙晉大

史亥字二畫在上併三人為身如算之六

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

杜下亥上二畫豎置身旁

安正義二畫為首

六畫為身下首之二畫並之使如其身旁則是生來日數也衡案算位一為一川為二卜為六自左右行亥字二首橫畫下之為豎畫如身置身左旁則為川是二也亥

身析畫有三卜是六者三故士文伯云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杜注本精核正義謂注置字釋傳如字遂訓如為往邵陸諸人為其所誤及駁杜注皆非

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杜文伯士弱之子

趙孟問其

縣大夫則其屬也

杜屬趙武

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

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

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

復陶

杜復陶主衣

安正義昭十二年傳說楚子出獵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復陶是主君衣服之官也衣冠之名復陶其義未聞衡案若是主衣服之官當在君側不宜以為絳縣師參以昭十二年傳皮冠翠被豹舄皆衣外一物則復陶恐亦衣

外一物此老人巧作此物故使之作晉侯復陶與此誠臆說然推文義恐當如此以為絳縣師

廢其輿尉

杜以役孤

安正義服虔云輿尉軍尉主發眾使民衡案淮南兵略訓曰夫論除謹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伍連什

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又曰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輜此輿之官也然則輿尉與軍尉別蓋輿眾也與尉掌發眾使民故名輿尉軍中則掌所役輜重故云無淫輿無遺輜也野六十五免

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

子曰晉未可媮也

杜媮薄

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

伯瑕士文伯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

杜傳言晉所以不失夏四月己

亥鄭伯及其大夫盟

杜鄭伯

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詛盟故曰亂未已蔡景侯為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弑景侯

杜終子產言 初王僖季卒 其子括將見王而歎

服見靈王 單公子衍旗為靈王御士 過諸廷

字之誤也 僖括入朝而愆旗過之於廷 故曰過諸廷 猶論語遇諸途也 若如杜注云

行過王廷則當言過廷 不當言過諸廷矣 論語鯉趨而過廷 若加一字而曰鯉趨而

過諸廷 其可乎 衡案括歎於廷 深念其所欲為 愆旗至焉而不知 不與之言 愆旗亦

然而過之 故云過諸廷 與鯉趨過廷 文意自別 傳文不誤 但杜誤解耳 御士侍御之

士 謂 聞其歎而言曰烏呼必有此夫 杜欲有此朝 安衡案愆旗本疑

難於廷 不知人過己 是其所思念 非尋常之事也 故云必有此夫 此指其所嘗疑而

言之 蓋反叛大事 不欲輒宣 諸只故言此以影之耳 如杜注 不補欲字 不通非也

入以告王 且曰必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蹠而足高心在他矣 不

殺必為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 僖括欲立王子佞夫 杜佞

靈王子 景王弟 佞夫弗知 戊子 僖括圍為逐成愆 杜成愆為 成愆奔平

時 杜平時 五月癸巳 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聳成殺佞夫 杜子五

夫 周大 括瑕廖奔晉 杜括廖不 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 罪在王也

杜佞夫不知故經書 安衡案羣臣枉殺無罪之母弟而王付之不問 故曰罪在

知所戒 因終言之 故載宋災上 其實天王殺佞夫在於宋 或叫于宋大廟 杜

災之後 非經傳有異也 凡此類杜皆以赴告釋之疏矣 或叫于宋大廟 杜

叫呼 曰 噫噫出出 杜噫噫熱也 出 安焦循云 噫古與噫通 公羊傳慶父聞

張儀被笞 其妻曰噫 子母讀書游說 安有此辱乎 一因將死而作此聲 一因被笞而

作此聲 則此聲悲感慘痛可知 董子精華篇 若謂奚齊曰噫噫為大國君之子 富貴

足矣 何以兄之位為欲居之 以至此乎 錄所痛之辭也 左氏於噫噫之上 明指出一

叫字 叫猶號也 噫噫出出 乃號咷之聲 出出 鄭注周禮引作訕訕 訕訕即咄咄 亦嗟

杜終子產言

初王僖季卒

杜僖季周

其子括將見王而歎

杜除括

服見靈王

單公子衍旗為靈王御士

杜愆旗行

安王念孫云

字之誤也 僖括入朝而愆旗過之於廷 故曰過諸廷 猶論語遇諸途也 若如杜注云

行過王廷則當言過廷 不當言過諸廷矣 論語鯉趨而過廷 若加一字而曰鯉趨而

過諸廷 其可乎 衡案括歎於廷 深念其所欲為 愆旗至焉而不知 不與之言 愆旗亦

然而過之 故云過諸廷 與鯉趨過廷 文意自別 傳文不誤 但杜誤解耳 御士侍御之

士 謂 聞其歎而言曰烏呼必有此夫 杜欲有此朝 安衡案愆旗本疑

難於廷 不知人過己 是其所思念 非尋常之事也 故云必有此夫 此指其所嘗疑而

言之 蓋反叛大事 不欲輒宣 諸只故言此以影之耳 如杜注 不補欲字 不通非也

入以告王 且曰必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蹠而足高心在他矣 不

殺必為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 僖括欲立王子佞夫 杜佞

靈王子 景王弟 佞夫弗知 戊子 僖括圍為逐成愆 杜成愆為 成愆奔平

時 杜平時 五月癸巳 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聳成殺佞夫 杜子五

夫 周大 括瑕廖奔晉 杜括廖不 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 罪在王也

杜佞夫不知故經書 安衡案羣臣枉殺無罪之母弟而王付之不問 故曰罪在

知所戒 因終言之 故載宋災上 其實天王殺佞夫在於宋 或叫于宋大廟 杜

災之後 非經傳有異也 凡此類杜皆以赴告釋之疏矣 或叫于宋大廟 杜

叫呼 曰 噫噫出出 杜噫噫熱也 出 安焦循云 噫古與噫通 公羊傳慶父聞

張儀被笞 其妻曰噫 子母讀書游說 安有此辱乎 一因將死而作此聲 一因被笞而

作此聲 則此聲悲感慘痛可知 董子精華篇 若謂奚齊曰噫噫為大國君之子 富貴

足矣 何以兄之位為欲居之 以至此乎 錄所痛之辭也 左氏於噫噫之上 明指出一

叫字 叫猶號也 噫噫出出 乃號咷之聲 出出 鄭注周禮引作訕訕 訕訕即咄咄 亦嗟

杜終子產言

初王僖季卒

杜僖季周

其子括將見王而歎

杜除括

服見靈王

單公子衍旗為靈王御士

杜愆旗行

安王念孫云

字之誤也 僖括入朝而愆旗過之於廷 故曰過諸廷 猶論語遇諸途也 若如杜注云

行過王廷則當言過廷 不當言過諸廷矣 論語鯉趨而過廷 若加一字而曰鯉趨而

過諸廷 其可乎 衡案括歎於廷 深念其所欲為 愆旗至焉而不知 不與之言 愆旗亦

然而過之 故云過諸廷 與鯉趨過廷 文意自別 傳文不誤 但杜誤解耳 御士侍御之

士 謂 聞其歎而言曰烏呼必有此夫 杜欲有此朝 安衡案愆旗本疑

難於廷 不知人過己 是其所思念 非尋常之事也 故云必有此夫 此指其所嘗疑而

言之 蓋反叛大事 不欲輒宣 諸只故言此以影之耳 如杜注 不補欲字 不通非也

入以告王 且曰必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蹠而足高心在他矣 不

殺必為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 僖括欲立王子佞夫 杜佞

靈王子 景王弟 佞夫弗知 戊子 僖括圍為逐成愆 杜成愆為 成愆奔平

時 杜平時 五月癸巳 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聳成殺佞夫 杜子五

夫 周大 括瑕廖奔晉 杜括廖不 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 罪在王也

杜佞夫不知故經書 安衡案羣臣枉殺無罪之母弟而王付之不問 故曰罪在

知所戒 因終言之 故載宋災上 其實天王殺佞夫在於宋 或叫于宋大廟 杜

災之後 非經傳有異也 凡此類杜皆以赴告釋之疏矣 或叫于宋大廟 杜

叫呼 曰 噫噫出出 杜噫噫熱也 出 安焦循云 噫古與噫通 公羊傳慶父聞

張儀被笞 其妻曰噫 子母讀書游說 安有此辱乎 一因將死而作此聲 一因被笞而

作此聲 則此聲悲感慘痛可知 董子精華篇 若謂奚齊曰噫噫為大國君之子 富貴

足矣 何以兄之位為欲居之 以至此乎 錄所痛之辭也 左氏於噫噫之上 明指出一

叫字 叫猶號也 噫噫出出 乃號咷之聲 出出 鄭注周禮引作訕訕 訕訕即咄咄 亦嗟

共姬女而不婦 女待人

杜待入 婦義事也

杜義從宜也 伯姬

安王

杜皆火 甲午 宋大災 宋伯姬卒 待姆也

杜師 姆女 君子謂宋

杜師 姆女 君子謂宋

之云義訓為宜 不訓為從宜 婦從宜 事斯為不辭矣 今案義讀為儀 儀度也 言婦當

度事而行 不必待人也 說文儀度也 周語曰儀之于民 而度之于羣生 又曰不度民

神之義 不儀生物之則 儀與義古字通 晉語曰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 楚語曰

教之訓典 使知族類 行比義焉 又曰其智能上下比義 皆謂比度之也 衡案杜釋意

而不詰字從宜即義宜也之意其說可通然不若王讀為儀之尤直捷也

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

杜結好不可與

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

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教政多門

杜政不

由一以介於大國

杜介間

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杜為昭八年楚滅陳傳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

杜傷伯姬之遇災故使卿共葬

鄭伯有者酒為窟

室

杜窟室地室

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

杜家臣故謂

伯有為公

其人曰吾公在壑谷

杜壑谷窟室

皆自朝布路而罷

杜布路分散

既

而朝

杜伯有朝鄭君

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

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

杜雍梁鄭地

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

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

杜仲虺湯左相

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

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

杜罕子皮駟子皙豐公孫段也三家本同母兄弟

伯有汰

侈故不免

杜三家同出而伯有孤特又汰侈所以亡

人謂子產就直助彊

杜時謂子皙直三家彊

子產曰豈為我徒

杜徒黨也言不國之禍難誰知所敝

國之禍難誰知所敝

杜安王引之云敝猶終也

言不知禍難所終也歸妹象傳曰君子以永終知定繻衣曰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是敝與終同義高注淮南原道篇曰敝盡也盡亦終也衡案敝讀為周禮大司馬火弊之弊弊定也止也敝弊古字通用字又作蔽昭十四年傳叔魚蔽罪那侯杜注蔽斷也斷亦定也古人未有訓敝為終者王所引適足以為敝訓定之證而新初字義訓敝為終亦聰明自用之過也

或主彊直難乃不生

杜言能彊能直則可弭難今三家未能則伯有方爭

姑成吾所

所偏附也

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

杜不

於國印段從之

杜義子

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

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

入

杜子石印段

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

杜

大宮

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

杜師之梁鄭城門

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

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

之瀆入杜墓門鄭安衡案名城門以墓古人雖不拘恐無此理昭五年傳叔

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是卿喪之外不敢自正門出別

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杜馬師頡駟帶率國人以伐之杜駟帶

之子子哲皆召子產杜駟氏伯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

伯有死於羊肆杜羊肆子產褫之枕之股而哭

之歛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杜斗城鄭子

駟氏欲攻子產安衡案子駟死已久其子孫以字為氏上文子哲以駟氏之

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杜斂葬伯有

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杜懼禍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

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杜

子上駟帶也沈珪於河為信也酸棗陳留縣安釋文與子上用兩珪質于河質如字一音致一本作與

上盟字蓋衍文用兩珪質于河此誓也非盟也下文入盟大夫乃言盟耳曲禮曰約

信曰誓泣牲曰盟衡案既與子上盟不須復用兩珪質于河釋文本無盟字是也質

質諸河神也讀如字是也使公孫盱入盟大夫己巳復歸杜游吉書曰鄭人殺

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杜既出位絕非於子矯之卒也杜子矯公孫

為患者以其嘗為卿故原其罪所由而書之稱於子矯之卒也杜子矯公孫

人以殺罪伯有也傳不言者既屢釋之可知也於子矯之卒也杜子矯公孫

九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杜會葬過伯有氏其門上生

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杜子羽公孫揮以莠喻伯有於是歲在降婁

降婁中而日杜降婁奎婁也周七月今安正義劉炫以為五月降婁未中王

中季夏且奎中月令季夏為周之八月杜當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杜

指降婁也歲星十二年而一終歲不及此次也已杜不及及其亡也歲在姬訾之

口杜姬訾營室東壁二十八年歲星淫在玄枵安正義釋天云姬訾之口營室

為姬營二十八年傳稱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二十八年已在玄枵今三十年始在姬營三年始移一次是歲星住在玄枵二年也其明年乃及

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杜注僕展鄭大夫伯有黨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

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杜注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

宋盟約子皮以公孫鉏為馬師杜注鉏子罕之子代羽頡楚公子圍殺大司

馬為掩而取其室杜注為掩二十五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杜注無宇

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

司馬令尹之偏杜注偏佐而王之四體也杜注俱股絕民之主去身

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杜注為昭十三年

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

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杜注佗北宮鄭罕虎杜注虎子及小

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

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

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杜注寵謂安衛案寵謂為卿擢居卿

不書為卿之寵棄矣如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杜注詩大

族人人皆有何寵之有杜注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杜注詩逸

文王所以能上接天下接人動順帝者唯以信也言當善慎舉止無載行詐偽

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杜注傳云

無歸所以釋諸侯大夫之不書也又云宋災故尤之所以釋向戌之并貶也戌為正

卿深致火災燒殺其夫人未聞克己之意而以求財合諸侯故與不歸財者同文

安衛案既而無歸於宋紀事之文故不書其人傳自為文以起下文君子之言耳

註非釋書法也此乃專論書法某人某人非謂諸侯大夫邪其會于澶淵本謀歸

宋財是宋災故乃其本謀也既而無歸於宋故傳書其本謀而釋之曰尤之也尤之也者尤諸侯大夫失信非尤向戌貪財也杜注謬甚說又見於經

魯大夫諱之也杜注向戌既以災求財諸侯大夫許而不歸客主皆貶君子

鄭子皮授子產政杜注伯有死子皮知政辭曰國小而偏杜注偏近族

三傳異同

大寵多不可為也杜治也子皮曰虎師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

之國無小杜言在治也小能事大國乃寬杜為大所恤故也子產為政有事

伯石賂與之邑杜伯石公孫段有事欲使之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

焉杜言鄭大夫共憂鄭國事何為獨賂之子產曰無欲實難杜言人不能無欲皆得其欲以

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杜言成猶在何愛於邑

邑將焉往杜言猶在國子大叔曰若四國何杜恐為四鄰所笑子產曰非相

違也而相從也杜言賂以邑欲為和順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杜鄭國史書曰

安定國家必大焉先杜先和大族而後國家安安衡案孟子亦曰不獲罪於巨室達情理者皆如此姑先

安大以待其所歸杜要其成也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杜卒終伯

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杜請大史更命已復

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杜惡其虛飾

使次已位杜畏其作亂故寵之子產使都鄙有章杜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上

下有服杜公卿大夫田有封洫杜封疆也洫溝也安衡案五溝五塗井田法也傳以封洫二字包之

據此文當時鄭國井田之法已壞子產復之耳深四尺廣四尺曰杜盧井有伍杜

廬舍也九夫為杜安衡案廬中田之廬也云廬井有伍則井田之伍也若是邑中之

井使五家相保杜安衡案廬中田之廬也云廬井有伍則井田之伍也若是邑中之

故云廬井有伍周禮無此法春秋之時風俗漸漓子產杜大人之忠儉者杜謂

初意制之以防民為耳下文云取我田疇而伍之是也杜大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杜因其有罪而斃路之豐卷將祭請田焉

弗許杜田獵曰唯君用鮮杜鮮野眾給而已杜眾臣祭以安陸祭

十二年注新殺曰鮮杜外別有新殺故云鮮野獸不然杜豈不知鮮之為新殺哉陸不知杜意而妄駁之非

也然杜云以芻豢為足則失之鮮與腊對給從有無之辭子產之意蓋謂祭杜子張

資多品然眾臣之祭有腊則用之無腊則止用少牢不得新殺薦野獸也杜子張怒杜子張

豐卷奔晉子產謂其田里杜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杜三年而復之反

其田里及其入焉

杜田里所收

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

而褚之

杜褚蓄也奢侈者畏法故蓄藏

安陸祭云褚衣之象也成二年傳曰寘之褚中以出莊子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盧文昭云周禮

塵人注預藏釋文云預本作貯又作褚阮元云呂覽樂成篇褚之作貯之元應書引同衛案褚其物也畜藏其義也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先是章服奢僭故畏而畜藏 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

即上文盧井有伍之伍云取我田疇明非五家相保之伍也 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

我有田疇子產殖之

杜殖生也

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杜嗣續也傳言鄭所以興

安阮元云呂覽樂成而死作若死李善東都賦注潘安仁關中詩注褚淵碑文注引並作若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杜公不居先君路寢而

安所樂失其所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

滕子來會葬

杜諸侯會葬非禮

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弑其

君密州

杜不稱弑者主名君無道也

安段玉裁云買朱鉏與密州音相同左傳經自作買朱鉏疑後人以公穀之經易此衡案傳云書曰莒

人弑其君買朱鉏凡傳言書曰者直舉經文無所改竄與一地兩名經傳各舉其一者自別則此經亦必作買朱鉏矣段說是也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

杜澶淵會還

見孟孝伯語之曰

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

杜偷苟且

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

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

杜成二年戰於鞏趙朔已死於是趙文子始生至襄三十年會澶淵蓋年四十七八故言未

盈五十 杜王引之云諄諄既亂也昭元年傳諄諄謂老將知而老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杜彼注云八十曰耄耄亂也義與此同諄諄或作訕訕又作訕訕爾

雅訕訕亂也釋文訕訕之聞之純二反或作諄音同楚辭九章中悶瞽之訕訕並字異而義同漢書五行志引此文顏注諄諄重頓之貌也失之 若趙孟

死為政者其韓子乎

杜韓子起

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

子也

杜言韓起有君子之德今方知政可素往立善

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

杜使韓子早為魯備

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

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

將安用樹

安衡案本或樹下有善字非

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

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

杜言朝不及夕偷之甚也

又與季孫語晉故

杜如與

孟孫言

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

杜在昭元年

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

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

杜平丘會在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

齊子尾害問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

州

杜陽州魯地

我問師故

杜魯以師往問齊何故伐我

安顧炎武云問齊人用師之故解魯

丘嬰以說于我師注魯以師往預解彼師非釋此傳師字也杜注不誤顧誤解耳

夏五月子尾殺問丘嬰以說于

我師

杜言伐魯者嬰所為也

亡僂灑消竈孔虺賈寅出奔莒

杜四子

出羣公子

杜為昭十年樂高之難復羣公子起本

公作楚宮

杜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穆叔曰

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杜今尚書大誓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

君欲楚也夫故

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

帶竊其拱璧

杜拱璧公大璧

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

罪

杜得罪謂魯人薄之故

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

杜胡歸姓之國敬歸襄公妾

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

杜過哀毀瘠以致滅性

己亥孟孝伯卒

杜

穆叔

立敬歸之姊齊歸之子公子稠

杜齊論稠昭公名

穆叔不欲曰大

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

杜立庶子

年鈞擇賢義鈞則小

古之道也

杜先人事後下筮也義鈞謂賢筮

非適子何必姊之子

杜言子野非適嗣

且是

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

惡若泉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

衽如故衰

杜言其嬉戲無度

安釋文衰本又作縗亦作縗同阮元云

於是昭公

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杜為昭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

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淚

杜惰不敬也

子服惠伯曰滕君將

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

杜有死兆

能無從乎

杜為昭

三年滕安衛案死所謂殯宮言突西葬襄公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

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

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杜充滿

無若諸侯之屬辱在杜亦見

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杜館舍高其閉闕杜闕門

釋文闕獲耕反杜云門也爾雅云衛門謂之闕是也爾雅又云所以止扉謂之闕然爾雅本止扉之名或作闕字讀者因改左傳皆作各音案下文云門不容車此云高其閉闕俱謂門耳於義自通無為穿鑿王引之云顏師古匡謬正俗曰爾雅云所以止扉謂之闕郭景純注曰門辟旁長板也左傳曰高其閉闕案作闕者左傳原文也作闕者傳

寫之誤也元凱從爾雅而訓為門允矣當矣郭注爾雅引作閉闕則為東晉時誤本所惑師古不知正景純之誤反據其所引以規杜注非也傳云高其閉闕厚其牆垣闕與

閉同義皆謂門也猶垣與牆同義垣亦牆也學者實事求是自當據元凱以規景純之失何得襲謬承譌而以不誤者為誤乎近世通儒若惠氏定字段氏若齊皆舍元

朗之正論而從師古之曲說竟欲以東晉時傳寫之誤字改西晉以前不誤之舊本此不可以不辨衛案在存也謂存問之厚其牆垣以無

憂客使杜無令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

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杜葺覆

文子輒究其義是繕字葺牆以待賓客此則本書字誤為完書曰峻宇雕牆足以為比段玉裁云古三字重疊者時有安可以今人文法繩之下文無觀臺榭豈非三字重疊邪況此篇因壞垣屬辭士文伯誇垣之好不應見毀添設字字則無謂矣王引之云杜注云葺覆也釋文云謂以葺葺牆也然則繕完葺牆者既繕完之又以葺葺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旬請命杜請問毀

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杜介間誅求無時杜誅責是以不

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杜隨時來逢執事之不問而未

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

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杜薦陳猶

陳謂進設之於庭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

之罪安衛案濕水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杜僑子產名文宮室卑

庫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繕脩司空以時

即所謂庭實也

或作溼非

杜公晉重耳

平易道路

註杜易治也

巧人以時填館宮室

註杜巧人塗者填塗也

安釋文填莫歷反

諸侯賓至旬設庭燎

註杜庭燎設火於庭

安衡案旬旬師也亦謂之旬人周禮甸師註職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饗之事旬師

掌薪蒸故亦設庭燎耳

僕人巡宮

註杜巡宮行夜

安衡案周圍曰官

車馬有所

註杜有所

賓從

有伐

註杜代客役

巾車脂轄

註杜巾車主車之官

隸人牧圉各瞻其事

註杜瞻視客所

當百官之屬各展其物

註杜展陳也謂羣官各陳其物以待賓

公不留賓而無廢事

杜賓得逮去註則事不廢

安衡案公不留賓則為日少嫌於事或廢矣然晉待賓至渥事皆註有備故雖速去亦無廢事也事謂使事社以為聘國之事失之

公不留賓而無廢事

杜陳其物以待賓

夏樂同之事則巡之

註杜巡行也

安衡案事謂事變無事則僕人巡宮

教其

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留患

註杜言見遇如此寧當復有留患邪無寧寧也

不

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

註杜銅鞮晉離宮

安衡案鞮本或作鞮非

而諸侯舍於隸人

註杜舍如隸人舍

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

註杜門庭之內迫迫又有

牆垣

安衡案言門卑小不容車而又有牆垣不可踰越故不得不壞垣而納車也註門不容車難難士文伯高其閉閤之語若是門庭之內迫迫又不必壞垣

以致晉人之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

註杜厲猶災也言水潦無時

安陸榮云天厲者天之厲氣猶周

官司救所謂天患彼疏云水旱之災疾病之害是也不戒言不為戒備阮元云石經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夫厲作天厲毛詁父六經正誤云天厲不戒注疏及臨川本作天地之天與國本監本作天闕之天案杜氏注云厲猶災也言水潦無時據此義則當作天地之天然經有言厲疫天殺則天厲亦不為非陳樹華云毛氏未見石經故不能遠定哀元年傳云天有厲更是一證

實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

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

註杜問晉命已所止之宜

雖君之有

魯喪亦敝邑之憂也

註杜言鄭與魯亦有同姓之憂

若獲薦幣

註杜薦進也

脩垣而行

杜行去也

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

註杜反命於晉君

趙文子曰信

杜信如子產言

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

註杜羸受也

安正義賈服

王注皆讀為盈盈是滿也故皆訓為受倅頤焯云衆羸露也謂以隸人垣露處諸侯即上文所謂暴露也昭元年傳勿使有所壅閉泝底以露其體杜注露羸也二訓本

豆通衡案徧檢古籍未有訓羸為露者杜既訓露為羸此當訓羸為露而今訓受者羸水無露義昭元年傳注今本作露羸也露羸皆訓疲非暴露之義也倅說安甚今

聚羸盈同音訓羸為盈其義自通君行師從而舍之於隸人之垣車馬從者盈溢於垣內故云羸諸侯凡器受物則滿滿者受之極也故賈服以下轉盈為受不可易已

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註杜禮加

衡案禮加其數不特加敬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

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

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釋矣民之莫矣註杜詩大雅言辭輯睦則民協同辭說釋則民安定莫猶

定安釋文釋本又作憚音亦其知之矣註杜謂詩人知鄭子皮使印段

如楚以適晉告禮也註杜得事大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輿註杜犁

莒子密州之號既立展輿註杜立以為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

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註杜展輿立去疾奔齊齊出

也註杜母齊展輿吳出也註杜為明年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註杜

買朱鉏密州之字言罪之在也註杜罪在鉏也傳始例申明君臣之轉朱鉏為州之

緩聲衡案傳云書曰則直舉經文段玉裁謂左氏經作買朱鉏是也杜以經傳異文以買朱鉏為密州之字不知左氏之例言書曰則皆舉經文未有經傳異文而言書

曰者也且經例稱國人君無道也死者稱字無罪也買朱鉏果密州之字書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褒貶雜出其義將安處不思甚矣又案展輿弒其父經書曰莒人弒其

也又曰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若國人不患莒子展輿雖怨見廢亦不能弒之夫天之立君以牧民也今不敬而虐之是背天也背天者罪莫大焉故傳斷之曰言

罪之在也是推本究源之言非謂弒父者無罪也孟子深得春秋之意故亦曰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苟不通此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註杜狐庸巫臣之子

義春秋有不可得而解者焉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註杜也成七年適吳

為行人通路也註杜通吳晉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註杜也成七年適吳

註杜延州來巢墮諸樊註杜在二十閻戕戴吳註杜在二十九年天似啓

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

今嗣君來註杜嗣君謂其德而度德不失民註杜

民歸度不失事註杜審事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

雖有國不立註杜言其三兄雖欲傳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

國與之終不肯立

如楚杜文子北宮佗宋之盟故也杜晉楚之從交相見也

過鄭印段廷勞于

藥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杜用聘禮而用郊勞之辭

文子入聘杜報印

子羽

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杜逆文

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

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

以濯杜詩大雅濯以水濯手

安衡案鄭箋逝猶去也當如手持熱物之用濯鄭逝訓去以訓用是也去者使熱去手也用濯者數用水濯手也如此

則熱不能傷手即所云逝也

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杜

此以上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

美秀而文杜其貌美其才秀

安惠棟云說苑政理篇亦載此事蓋本左傳乃云子大

四國之為杜知諸侯所欲為

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而

又善為辭令裨謀能謀於野則獲杜得所謀於邑則否

謀於邑則否杜

之才性

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

多為辭令與裨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

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

所謂有禮也杜傳跡子產行事以明北宮文子之言

鄭人

游于鄉校杜鄉校之

以論執政杜論其得失

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

何杜惡人於中

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

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

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杜怨善則

不聞作威以防怨杜毀

鄉校即

豈不遽止然猶防川杜懼也

不聞作威以防怨杜毀

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解意足與此相比顏師古曰遽速也衛

大決所犯傷人

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杜道通

不如吾聞而藥之也

然明日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

才若果行此其鄰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

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杜仲尼以二十二年生於子皮欲

使尹何為邑杜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杜尹何子皮曰愿吾

愛之不吾叛也杜善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杜夫謂

今吾子愛人則以政杜與之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

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

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杜製

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

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

杜言官邑之重
註多於美錦

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杜貫習若未嘗登車射

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敵吾聞君子

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

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杜慢易微子

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

今而後知不足杜自知謀慮不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

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

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杜傳

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

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杜言語瞻視安正義服虔云言令尹動作以君

明年傳云二執戈者前矣是用君儀也俗本作似君若云似君不須言矣今定本亦

作似字恐非王念孫云令尹圍之威儀本作令尹圍之儀其威字則涉下文威儀而

行儀謂容儀也故杜注曰言語瞻視行步有似於人君非謂其有威儀也下文云有威而可畏謂之感有儀而可象謂之儀令尹有他志而瞻視言動上擬於人君何可畏可象之有且下文明言令尹無威儀則不得言見令尹之威儀矣正義曰言令尹之儀已是國君之容矣服虔云云案服言以君儀孔言用君儀皆但言儀而不言威儀則正文之無威字明矣自唐石經始行威字而各本皆沿其誤羣書治要威字亦後人以誤本左傳改之漢書五行志引此無威字衡案王說是也據正義似君亦當作以君今本作似君者從定本也正義中似以本多互譌今從之雖獲其志不

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杜詩邶風棣棣

數也安阮元云間即嫻字之假借說文嫻雅也衡案嫻習也毛傳棣富而間習也選算通故杜訓數

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杜詩大雅攸攝

所也攝安陸祭云禮記緇衣引此詩鄭注云言朋友以禮義相攝正也衡案杜以佐也義差攝為引持之義故云佐也鄭以為攝酒之攝故云攝正二說皆通而鄭

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杜書

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杜大雅又言文王行事無紂囚文王七年

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

而降為臣杜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句不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

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

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

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

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左傳輯釋卷十七終

石川鴻齋訓點

左傳輯釋

十四

134
21
263

東 京 圖 書 館				
二 冊	三 六 三 號	九 架	一 三 四 函	和 書 門 傳 書 類

左傳輯釋卷十八

日南 安井衡 著

昭公

名裊襄公子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杜無傳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

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

人于統

杜

招實陳侯母弟不稱弟者義與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同今讀舊書則楚當先晉而先書趙武者亦取宋盟貴武之信故尚之也衛在陳蔡

上先至

三月取郟

杜

不稱將帥將卑師少書取言易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杜

稱弟罪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杜

無傳三同盟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

鹵

杜

大鹵大原晉陽縣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杜

國逆而立

安

衡案雖莒人召去疾

展與之黨防之齊公子鉏帥師納之始能入莒故從諸侯納之例書入歸入之說詳見于隱四年成十八年

莒展與出奔吳

杜

君

賊未會諸侯故不稱爵

安

釋文莒展一本作莒展與阮元云公羊穀梁皆無與字

叔子帥師疆郟田

杜

春取郟

正其封疆葬邾悼公杜無傳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杜楚以瘡疾赴故不書

楚公子比出奔晉杜書名罪之

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杜伍舉

椒舉介將入館杜就客館在城中故曰入鄭人惡之杜懷詐

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杜舍城外既聘將以眾逆杜以兵入逆

婦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埽聽

命杜欲於城外除地安杜衡案去廟為祀去祀為壇去壇為墀昏禮壻受婦於廟

云請埽聽命也杜為埽行昏禮子產不欲圍入城欲除地擬豐氏之廟以令行昏禮故

豐氏撫有而室杜豐氏公安杜衡案杜舉父以明女圍布几筵告於

莊之廟而來杜莊王圍之祖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

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杜言不得從卿禮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

老杜蒙欺也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

恃實其罪杜備則大國而無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

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雍

塞不行是懼杜言已失所恃則諸侯懲恨以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

其敢愛豐氏之祧杜祧遠祖廟安杜陸祭云魏了翁曰祧者取廟外

盡也自鄭康成以起訓祧後世皆承其誤襄九年季武子對晉侯云君冠以先君之

祧處之其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僅四世耳豈遠祖乎今案康成注祭法謂諸侯無

祧及注聘禮不腆先君之祧則云祧始祖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尚尊者斯

特遷就之辭耳祭法所言晉張融以為皆衰世制近世儒者蓋多疑之孔於彼疏中

亦引此傳文云散而通論則凡廟曰祧蓋覺鄭說之非也其豐氏無遠祖廟者良是

禮也衡案祭法曰五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曰鬼是遠廟為祧禮有明文不始於康成氏也上文云王立七廟而下文以五廟二祧當之是廟祧對言則別散言則通又不始於孔氏矣二祧謂文世

室武世室周之王業胎於后稷而成於文武若毀其廟報德酬功之典闕如而自廢周之所以王也故周公制禮始祖廟四親廟之外置文武二廟以報其功德以其百世不毀謂之世室以其世世超上去又謂之祧其義至當豈衰世之制哉祭法注云諸侯無祧者釋記諸侯五廟言無二祧故五廟也始祖廟亦謂之祧者義與世室同後儒不能通鄭意并駁祭法妄甚要之祧廟散則通杜當言祧廟也而云遠祖廟雖特解祧字未免為微誤焉

伍舉知其有備也請

乘橐而入註杜無橐示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於虢註杜鄭

地尋宋之盟也註杜宋盟在襄二十七年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

於晉註杜得志謂先歛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

如宋註杜得志復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註杜駕猶陵也詐謂

甲况不信之尤者乎註杜尤甚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

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註杜襄二十五年始為政正義殷周雖政正

此春正月故為七年末醫和則云八年衛蒯古入周年始加一年史記倉公傳曰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是也趙文子襄二十五年七月始為政至此年正月未

滿八年者五箇月故云七年醫和之言在七月之後十一月之前是已周八年矣故云八年非以夏正言也

再合諸侯註杜襄二十五年會夷儀

二十六會檀淵三合大夫註杜襄二十七年會于宋三十服齊狄寧東夏註杜襄

十八年齊侯平秦亂註杜襄二十六年城淳于註杜襄二十九年城祀師徒

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註杜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

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

曰武受賜矣註杜受午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

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註杜僭不非所

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穠是菘註杜穠菘也

菘註安正義播種於圃中苗生三葉以上稍壯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註杜耕

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註杜自恐未詩

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註杜詩大雅僭不能為人則者不為人

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註安衡案難猶患也言楚令尹圍請用

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

杜書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歃故欲從舊

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

杜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

安正義唯譏執戈不言衣服則君服即二戈是也陸榮云離猶離

叔孫穆子

曰楚公子美矣君哉

杜美服似君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

有二執戈者在前蔡季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

杜公子圍在會特緝蒲為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言既造王

宮而居之雖服君服無所怪也

安正義服虔云蒲宮楚君離宮言令尹在國已居君之宮出有前

又相近子家知圍在國之狀故言蒲宮以證二前戈之不足怪焉

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

杜聞諸大大譏之故鄭行人揮曰假不反

矣

杜言將遂為君伯州犁曰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

杜襄三十年鄭子皙殺伯有

背命放誕將為國難言子且自憂此無為憂令尹不反戈

子羽曰當壁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

乎

杜疾有當壁之命圍雖取國猶將有難不無憂也齊國子曰吾代二子

愍矣

杜國子國弱也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犁國此冬便

安正義服虔云愍憂也代伯州犁憂公

子圍代子羽憂子皙衛索服說是也言公子圍子皙皆

將為患故代州犁子羽憂之非謂子羽亦遇禍害也

成二子樂矣

杜言以憂生事事成而樂

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

齊子齊惡言先知為備雖有憂難無所損害

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而已

杜共承大國命不能知

其禍

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

杜小旻詩小雅其卒章義取非唯暴虎馮河

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譏議公子圍

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

杜切

也譏其似君反謂之美故曰婉

宋左師簡而禮

杜無所藏否故曰簡

樂王鮒字而敬

評不同伯州犁之飾辭持其兩端無所取與是持之也奕棋謂不能相害為持意亦同於此也衛索持如持論之持子皮云二執戈者前矣子家云蒲宮有前不亦可乎

子與子家持之

杜生子持之言無所取與

皆執公子圍所行而論之故云持之

皆保生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

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

左傳卷之十八

卷之十八

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矣註杜書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註杜開憂言以知物其是之謂

矣註杜招殺天子國弱齊惡當身各無患註安衡案禮記緇衣言有物註季武子

伐莒取郟註杜兵未加莒而郟服註杜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

退註杜尋拜兵註杜而魯伐莒潰齊盟註杜潰漫註杜請戮其使註杜時叔孫豹在

樂桓子相趙文子註杜桓子樂王註杜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

帶焉註杜難指求貨故註杜弗與梁其蹇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註杜蹇叔

臣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註杜言不戮其使註杜是禍之

也何衛之為人而有牆以蔽惡也註杜喻己為國衛註杜牆之際壞誰之咎也註杜在

牆註杜衛而惡之吾又甚焉註杜罪甚註安衛案言已出會衛社稷猶人家有牆以掩蔽

也然已出會本以衛社稷而以季孫壞吾事顯註杜雖怨季孫魯國何罪註杜怨

孫之註杜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註杜季孫守國叔孫出使所從註杜然

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註杜褊言帶註杜褊盡

故裂裳示註安陸繁云褊狹小也註杜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註杜謂

魯國註杜思難不越官信也註杜謂言叔註杜圖國志死貞也註杜謂不以註杜謀

主三者義也註杜三者忠註杜有是四者又可戮乎註杜并義註杜乃請諸楚

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註杜執事謂註杜畏威而敬命矣註杜謂不註杜敢辟

戮註杜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群吏處不辟汚註杜汚勞註安其何患

焦循云詩周南薄汚我私毛傳云汚煩也煩與註杜出不逃難註杜免註杜其何患

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

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註杜安靖賢能註安衡案其能矣能者皆能是

者杜以能為賢註杜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

能之能失之

有罪註杜魯不伐又賞其賢註杜孫叔諸侯其誰不欣為望楚而歸之

視遠如通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註杜言今衰世疆場無定主王伯之

令也註杜言三王五伯有令德時引其封疆註杜引正也而樹之官註杜樹立也立官以守國

註安衡案謂置封人而守之舉之表旗註杜表旗以表貴賤註安陸祭云閏二年傳佩表之旗也

論疆場之事何遠及貴賤乎劉用熙謂表旗猶表織表織而著之制令註杜為諸侯作蓋以別封界者也衡案舉旗以表疆故謂之表旗耳

便不得相侵犯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註杜三苗饕餮夏

有觀扈註杜觀國今頓丘衛縣扈在始平鄠縣註安馬宗璉云國語曰啓有五觀處之邑其名曰觀汲冢古文帝啓十五年五

武云竹書紀年外壬元年邠人姓河董甲三年彭伯註杜邠今下邳縣周有徐奄註杜皆嬴

克邠五年姚人入于班方彭伯韋伯伐班方姚人來賓註杜皆嬴

夷遂踐奄徐即淮夷註安陸祭云書費誓云淮夷徐戎並興詩江漢以平淮夷常武

及熊盈以叛則徐奄註安陸祭云書費誓云淮夷徐戎並興詩江漢以平淮夷常武

壹乎註杜疆弱無常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註杜大謂篡弒滅亡之禍又為用之

濮有覺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註杜吳在東濮在南今建寧誰能辨焉註杜辨治吳

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註杜亢去煩宥善莫不競

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

之首章註杜大明詩大雅首章言文王明明照於下故能赫赫趙孟賦小宛

之二章註杜小宛詩小雅二章取其各敬爾儀天命事畢趙孟謂叔向曰

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註杜問將能成否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註杜

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疆以克弱而安之疆不義也

不義而疆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安於勝君是疆而不義

言可成

疆不義也註杜詩小雅褒姒周幽王后幽王惑焉而行不義遂至滅亡言雖赫赫盛疆不義足以滅之

諸侯晉少懦矣註杜也懦弱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註杜也滋益

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疆取註杜取不義而克必以為道註杜以不義為道

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註杜為十二年楚綱淫虐也承上省文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註杜會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註杜戒享禮終趙孟賦執葉註杜受所戒禮畢而賦詩

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註杜告以趙孟賦執葉

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註杜不

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註杜趙孟及享具五獻之邊

豆於幕下註杜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註安正義周禮大行人稱上公饗餼九牢饗禮九獻

趙孟欲一獻註杜執葉詩義取薄物而以獻酬和欲一獻之禮

趙孟辭註杜三獻故昭六年傳云得賜不過三獻五獻者亂世之法非禮之正也

私於子產註杜私語曰武請於冢宰矣註杜冢宰子皮

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註杜卿會公侯享宴皆折俎不體薦

穆叔賦鵲巢註杜鵲巢詩召南言鵲有巢而鳩居之喻晉君有國趙孟治之

趙孟曰武不堪也註杜美其治晉國且喻治晉國嫌於晉侯為庸君而趙孟專其權言語之道恐不當如此蓋喻諸侯各有其國而趙孟能安之耳

曰國為繁大國省猶而用之其何也又賦采芣註杜亦詩召南義取繁芣薄物可為公侯享其信不求其厚

實非命註杜穆叔言小國微薄猶芣菜大國能省愛用之而不棄則何敢不從命播愛也

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註杜野有死麕詩召南卒章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有也

趙孟常棣註杜常棣詩小雅取其兄弟之圖且曰吾兄弟比以安也

趙孟賦常棣註杜常棣詩小雅取其兄弟之圖且曰吾兄弟比以安也

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註杜三大夫皆兄弟國興起也

受子皮之詩

賴子知免於戾矣註杜兜爵所以罰不敬言小國蒙趙飲酒樂趙孟出

曰吾不復此矣註杜不復見故傳載之以為下文之引安天王使劉定

公勞趙孟於穎館於雒汭註杜王周景王定公劉夏穎水出陽城縣雒汭在河南鞏縣南水曲流為汭安

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註杜見河雒而明德遠矣微

子孟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註杜勸趙

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註杜言欲苟免目前劉子歸以語王

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註杜八十曰耄其趙孟之謂乎為

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註杜言其自比於隸人棄

神人矣註杜民為神主不恤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註杜

言將死不復見明年神怒不敬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註杜

為此冬趙叔孫歸註杜曾天御季孫以勞之且及日中不出註杜

恨季孫伐莒曾天謂曾阜註杜曾阜叔曰且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

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註杜欲受楚戮是忍其外日阜曰數月於

外註杜言叔孫勞役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罽乎註杜言譬

賈求贏利者不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

得惡誼罽之聲去乎乃出見之註杜楹柱也以喻魯有安

不言升而言出則時叔孫在鄭徐吾犯之妹美註杜犯鄭公孫楚聘之

矣註杜楚子南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註杜禽焉也納犯懼告子產子

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

矣註杜穆公孫

矣註杜穆公孫

矣註杜穆公孫

馬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杜布陳贊幣子子南戎服入左

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杜言

夫夫夫婦婦所謂順也安陸蔡云女以子南先聘已故言夫也下文夫夫

以夫也為夫婦之夫得女適子南氏之意而未得於辭女適子南氏固以其先聘矣

然其所以為辭則悅其有丈夫之氣象也蓋此女極慧欲己不奪志而又恐兩家因

此結怨故不直述己志特婉其辭見感飾者則曰信美矣見左右射超乘而出者則

曰夫也若為夫婦之夫左右射超乘而出無所歸宿其謂丈夫審矣夫夫婦婦上皆

謂身下皆謂德下夫即夫也之夫有得相之德而可倚仗謂之丈夫子南所為皆可

倚仗之事故云夫夫婦之言伏伏事君子也故云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陸誤為父父

而後儒或仍取陸說何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橐甲以見子南安

衡案橐猶衷也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

杜衡交道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

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杜先聘子南直

子哲直也子產力未能討故鈞其事歸罪於楚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

之杜奸犯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

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杜

奸國之紀安衡案理之為紀制度法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

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杜忌畏兵其從兄不養親也

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

放游楚於吳安衡案此獄也曲在子皙然子哲族大勢強子產未能討故不究

之非惡之也孔子以可共權為處變之極致若子產者蓋近之將行子南子產

後世堅執一理而未察情勢所在以敗人家國者可以鑑矣

咨於大叔杜大叔游楚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杜亢敵

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

叔而蔡蔡叔杜蔡放釋文上蔡字音素葛反說文作蔡音同字從殺下米

本體蔡字不復可識寫者全類蔡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

字至有重為一蔡字重點讀之者

行之何有於諸游註杜為二年鄭殺公孫黑傳 註安 衡案子產獨罪游楚本出於註 權恐大叔或不版故咨之耳 秦后

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註杜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鐵也其權寵如兩君 其母曰弗去懼

選註杜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 癸卯鐵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鐵出

奔晉罪秦伯也註杜 衡案寵之者桓公非景公傳載其母言而釋之曰罪秦伯明罪不相容非失教也杜以為鄭莊

於段之類故註杜 后子享晉侯註杜 設享禮註杜 造舟于河註杜 造舟為梁通註安 王

孫云造之言曹也相比次之名也故薛綜注東京賦曰造舟以舟相比次為橋也李巡孫炎皆言比舟正釋造字之義冲遠不得其解而轉訓為至爾雅釋文訓造為作

宣十二年公羊傳疏引舊說訓造為詣又轉訓為成皆註杜 十里舍車註杜 一舍八乘

備自雍及絳註杜 雍絳相去千里註杜 歸取酬幣註杜 備九獻之儀始禮自齊其

終事八反註杜 每十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徑至故言八反千里

以成禮欲盡註安 正義服虔以為每於十里置幣車一乘千里百乘以次相授車率

敬於所赴註安 皆日行一百六十里謂從絳向雍去而復還一享之間八度至也

陸祭云千乘之說先儒嘗辨其妄然傳言十里舍車不云每舍幾乘杜緣八反之語

遂為此言以求合千乘之數過矣傳云此蓋度其道里以次第舍車各預置酬幣

於車中復計其遠近使之先日續發約享日仍以每享次第而至衡案十里舍車傳

不言幾乘服以為一乘是也八反服以為一車八反杜以為八車一反以成一舍八

乘之說然不得於辭服說亦是但服謂車率皆日行一百六十里則失之果如其說

一獻間當行二十里孔以追風逐日難之是也今案終事承上句謂終取酬幣之事

非謂終享也十里置車言車多終事八反言幣多二句各一事皆述后子豪富之狀

服因上文造舟於河謂自雍至絳一日而達故云車率一日行百六十里杜因司馬

侯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之言謂取幣盡用千乘故云八乘車各以次載幣不知享

已有日故造舟于河以備風波不可渡之虞非為欲一日而達絳也傳載司馬侯問

承終事八反服杜皆非 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 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註杜 言已坐車多故出奔 女叔齊以告公

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註杜 問何時 對曰

鐵懼選於寡君是以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

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註杜 艾絕 國於天

地有與立焉註杜 言欲補助 安 傳遜云省國者其先必有大功德於民故令其

子孫享有土地得血食數百年與天地並立未

註安 傳遜云省國者其先必有大功德於民故令其

子孫享有土地得血食數百年與天地並立未

註安 傳遜云省國者其先必有大功德於民故令其

子孫享有土地得血食數百年與天地並立未

註安 傳遜云省國者其先必有大功德於民故令其

子孫享有土地得血食數百年與天地並立未

註安 傳遜云省國者其先必有大功德於民故令其

子孫享有土地得血食數百年與天地並立未

註安 傳遜云省國者其先必有大功德於民故令其

子孫享有土地得血食數百年與天地並立未

註安 傳遜云省國者其先必有大功德於民故令其

子孫享有土地得血食數百年與天地並立未

註安 傳遜云省國者其先必有大功德於民故令其

子孫享有土地得血食數百年與天地並立未

註安 傳遜云省國者其先必有大功德於民故令其

易傾也衡案言天神地祇保祐之與之共立故未遽亡也

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註安阮

對曰有焉趙孟註安阮

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註杜贊佐

鮮不五稔註杜鮮少也少尚當歷註安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

五註杜蔭日景也趙孟意衰以日景自註安衡案趙孟視蔭者感日易移下文既

脆弱朝雖康寧或不及夕而夕雖康註安後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

主民託歲而惕日註杜既惕皆註安釋文既五喚反說文云習厭也字又作既

也案說文心部既字注云貪也从心元聲引傳作既歲而欲日註安皆貪也既歲

鄭為游楚亂故註杜游楚註安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

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

蕞隧註杜閨門鄭城門蕞隧門外道名實之者為註安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

史書其名且曰七子註杜自欲同於六註安子產弗討註杜子哲強討

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註杜即大鹵也註安崇卒也註杜崇聚

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阬註杜地險不註安以什共車必克註杜更

困諸阬又克註杜車每困於阬道今註安沈彤云共如字讀謂彼以什

請皆卒註杜去車為註安自我始乃毀車以

為行註杜魏舒先自毀其註安五乘為三伍註杜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

伍註安衡案五乘為三伍以甲士言其步卒亦當相與為伍以屬甲士五乘三百七

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註杜魏舒輒斬之荀吳為五陳以相

左傳卷之十八

離

安衡素離麗通前後左右相附麗以齊力又置一陳於前以誘狄也正義載服說以兩伍專參偏為車乘多少之名此既去車為卒恐未是

兩於

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

杜皆臨時處置之名

以誘之

翟人笑之

杜笑其失常

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杜傳言荀吳能用善謀

昔展輿立而

奪群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

杜齊雖納去疾昔人先

召之故從國逆例書入去疾奔齊在襄三十一年

安衡素公子鉏納之故書入

展輿奔吳

杜吳外孫

叔弓帥師

疆郟田因莒亂也

杜

此春取郟今正其疆界

於是莒務婁稽胡及公子滅明

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

杜

三子展與黨大厖常儀靡莒二邑

君子曰莒展之不立

棄人也夫

杜奔羣公子秩是棄人

人可棄乎詩曰無競惟人善矣

杜詩周頌言

惟得人則國家彊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

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

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

杜高辛帝嚳居于曠

林不相能也

杜曠林地闕

日尋干戈以相征討

杜尋用也

后帝不臧

杜

后帝堯也臧善也

遷閼伯于商丘主辰

杜商丘宋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

商人是因故辰為

商星

杜商人湯先相土封商丘因閼伯故國祀辰星

遷實沈于大夏主參

杜大夏今晉陽縣唐人

是因以服事夏商

杜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

其季世曰唐叔虞

杜唐人

之季世其君曰叔虞

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

杜邑姜武王后齊大公之女懷胎為震大叔成王之弟叔虞

夢帝

謂已余命而子曰虞

杜帝天取唐君之名

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

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

焉故參為晉星

杜叔虞封唐是為晉侯

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

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

杜金天氏帝少暉裔遠也玄冥水官昧為水官之長

臺駘能業其官

杜纂昧之業

宣汾洺

杜宣猶通也汾洺二水名

障大澤

杜障

以處大原

杜大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

帝用嘉之封諸汾川

杜帝顓頊

沈如蓍黃

實守其祀

註杜 四國臺

今晉主汾而滅之矣

註杜 滅四

由是觀之則

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

於是乎祭之

註杜 有水旱之災則祭祭山川之神若臺駘者周禮四曰祭祭為營橫用幣以祈福祥

日月星辰之神

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

註杜 星辰之神若實沈者

註安 正義周禮大祝掌六祈四曰祭鄭眾

云祭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鄭玄云祭告之以時有災變也祭如日食以朱絲繫社也玄之此言取公羊為說也然杜有形質故可朱絲繫繞日月山川非可繫之物不得以此解祭也賈逵以為營橫用幣杜依用之日月山川之神其祭非有常處故臨時營其地立橫表用幣告之以祈福祥也若君身則亦出

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

註杜 言實沈臺駘不為君疾

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

註杜 聽國政書以訪問

註杜 問可夕以

脩令

註杜 念所

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

註杜 宣散

註安 正義節即四時是也陸祭

云宣通也節者為之節適孔疏以為時節非也衡案氣散則不收非所以安身也宜與壅閉湫底對陸訓通是也勿使有所壅閉湫

底以露其體註杜 湫集也底滯也露瀉也蓋註安 焦循云蓋子秋之為言湫湫也

愁讀為擊擊斂也秋之為湫即秋之為擊擊為斂收斂即集聚爾雅擊聚也杜讀湫為擊故訓為集正義謂以意為訓非也王念孫云露疲也倦也管子五輔篇曰振罷露資乏絕秦策曰諸侯見齊之罷露是露為疲倦之義露瀉一聲之轉故廣雅曰疲是露骨之名其義與保近保露形也羸露骨也皆失之衡案二說皆是也露又作路路皆同音假借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

官不及同姓

註杜 內官嬖御

其生不殖

註杜 殖長

美先盡矣則相生疾

註杜

同姓之相與先美矣安正義禮記大傳云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然則周美極則盡盡則生疾法始如此耳前代則不然也蓋以前代敬簡未設禁防周人以其慢瀆故立法以禁之劉炫云違禮而娶則人神不祐故所生不長也晉文姬出而霸諸侯同姓未必皆不殖此以禮法為言勸勵人耳君子是

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

註杜

壹四時取同姓二者古人所慎

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

註杜 辨別

今君內實有

四姬焉

註杜 同姓姬

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

註杜

為治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

註杜 據異姓去同姓故言省

註安 顧炎武云省減也衡案娶

聽也

註杜五降而不息則雜聲

註安衡索

註杜物亦如之

註杜言百事皆如

註杜樂不可失節

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

註杜煩不捨

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

也非以惰心也

註杜為心之節儀

註安節適其身也

天有六氣

註杜謂

陽風雨

降生五味

註杜謂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

發為五色

註杜辛

色赤甘黃色黃發見也

徵為五聲

註杜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

淫生

註安衡索徵

六疾

註杜淫過也滋味聲色所

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

為五節

註杜六氣之化分而序之則

過則為蓄陰淫寒疾

註杜寒過則

陽淫熱疾

註杜熱過則

風淫末疾

註杜末四支也

雨淫腹疾

註杜雨濕

為洩

晦淫惑疾

註杜晦夜也為宴寢

明淫心疾

註杜明晝也思慮煩

女陽

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

女陰也陰中有陽其物屬火故為陽焦循云天元紀大論鬼叟區曰寒暑燥淫風天之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木火土金水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下應之王冰注云

大陽為寒少陽為暑陽明為燥大陰為濕厥陰為風少陰為火皆其在天木初氣也

女謂少陰少陰為君火君火陽物也故女為陽物衡索春陽之氣使人歡欣舒暢女

亦如之又男子觀女慾火熾動此皆女為陽物之證

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

是以云也

於文皿蟲為蠱

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

穀之飛亦為蠱

皆同物也

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

歸之

註杜贈賄之禮

為賜失之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擊標邾註杜黑肱王子圍之弟子也

今河南陽程縣三邑本鄭地 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註杜

而先除二子也註杜肱伯州犂 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

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

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註杜縊絞也孫卿曰以冠纓絞之長

言十一月安衡案下文有十二月又有甲辰朔己酉在甲辰前五十六日十一月

當作日誤據正義所載劉炫 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註杜皆邾右尹子干出奔魯

謂之邾教註杜邾教楚 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註杜問赴 對曰寡大

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註杜伍舉更赴辭使從禮此告 子干奔晉從車

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註杜食祿 皆百人之餼註杜百人一卒也

公子富註杜謂秦鐵富強秩祿 叔向曰底祿以德註杜底致 德鈞以年

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疆禦已甚

詩曰不侮鰥寡不畏疆禦註杜詩大雅 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

齒註杜齒以年齒為 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註杜

不獲不得自安言俱奔事有 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註杜

優劣唯主人命所處謙辭 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註杜忌敬也欲 楚靈王即

位遠罷為令尹遠啓疆為大宰註杜靈王公子圍也 鄭游吉如楚葬

邾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註杜行器備 楚王汰侈而自

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註杜

十二月晉既烝註杜祭也 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註杜孟子餘趙

申傳 十二月晉既烝註杜祭也 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註杜孟子餘趙

申傳 十二月晉既烝註杜祭也 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註杜孟子餘趙

曾祖其廟在晉之南陽溫縣往會祭之

甲辰朔蒸于温

杜趙氏蒸祭甲辰十二月朔晉既蒸趙孟乃蒸其家廟則晉蒸當在甲辰之前

前傳言十月

正義劉焯以為晉蒸及趙孟適南陽並在十二月之前文繫十二月二月月誤

下明晉蒸猶在朔前十二月非誤也惠棟云史記趙世家云趙夙生共孟孟生

子餘謂共孟及衰衡案劉說是也蒸當用仲月而晉蒸在十一月之末餘日僅容趙

孟往南陽故十二月下載晉既蒸以下三句而趙孟不得已用甲辰朔之意自見矣

或據上十二月之文以甲辰為閏月朔今案上文有六月丁巳丁巳在甲辰前四十七

日以甲辰為閏月朔據以上推丁巳為七月十日六月不得有丁巳且閏者歲之餘

也不可以舉正祀可謂妄矣趙氏稱孟者數人蓋其號也子餘是趙衰之字傳不應

並舉號字衰亦未嘗稱孟故惠孟與子餘為兩人會合也合祭孟與子餘故曰會

惠說也 庚戌卒 杜十二月七日終劉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 杜弔趙氏蓋

趙氏辭之而還傳言大夫彊諸侯畏而弔之 經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 杜叔弓叔

大夫公孫黑 杜書名惡之薰隧盟子產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杜弔少

晉人辭 季孫宿如晉 杜致禮服也公實以 安衡案春秋之例未有還然後

之故還 大夫公孫黑 杜書名惡之薰隧盟子產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杜弔少

大夫公孫黑 杜書名惡之薰隧盟子產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杜弔少

大夫公孫黑 杜書名惡之薰隧盟子產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杜弔少

大夫公孫黑 杜書名惡之薰隧盟子產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杜弔少

大夫公孫黑 杜書名惡之薰隧盟子產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杜弔少

大夫公孫黑 杜書名惡之薰隧盟子產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杜弔少

大夫公孫黑 杜書名惡之薰隧盟子產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杜弔少

大夫公孫黑 杜書名惡之薰隧盟子產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杜弔少

大夫公孫黑 杜書名惡之薰隧盟子產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杜弔少

傳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 杜公即位故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

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

盡在魯矣 杜易象上下經之象辭魯春秋史記之策書春

其中又云易者象也是故謂之易象孔子述卦下總辭謂之為象述爻下

為象以其無所分別故別立二名以辨之其實卦下之語亦是象物為辭故二者俱

為象也據傳先言易象後言春秋則應先云周之所以與周公之德也今傳乃先

云周公之德者易象諸國同在其春秋獨遵周公典法韓子美周禮在魯故先云周

公之德沈彤云易謂周易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明魯有周易也象謂六官

所布於邦國者若治象教象類蓋布治布教則必并其象而布之桓僖廟災命藏象

曰舊章不可亡明魯有所布之象也魯春秋謂據舊典禮經所記之文五十五凡謂之

禮經衡案言易爻在其中不必言象沈以為治象教象之類是也管子云憲籍判

於前憲謂表示之者即周禮之象魏是也籍謂其根本憲縣示於民籍藏于府故云

判於前是府有縣象之副故宣子得就大史氏而見之也韓非兩引魯春秋見其所

褒貶所關以其遠在冬書各往何以為信史杜為此說者以傳書公如晉在冬十月

上耳此亦不善讀傳之過也傳書冬十月於陳無字歸上者公如晉既言冬不言

可知矣陳無字見執在四月及少美卒叔向乃敢諫之而其歸在公如晉之後故移

冬十月於陳無字歸之上以見晉侯之惑且為明年四月齊請繼室張本詳考傳上

下文明若觀火豈以公實以秋行書之冬十月上哉

載皆左氏之文也然則古言魯春秋者皆謂今傳文蓋魯史舊文本出於周公之法
 左氏因而脩之加以其所聞見以解聖經其法則依然魯史之舊故其所載多先王
 之典禮法言他國之史不能然故宣子美之身如今春秋乃撥亂反正之法詩不亡
 孔子未必作之非周公之法本然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武王誅紂未幾而崩禮
 樂制度皆成於周公見其禮而知其德故先言知周公之德周之所以王在務本周
 公制作皆推而本之故次云周之所以王也據傳文是韓宣子始見易象與春秋矣
 上疏云此二書晉國亦應有韓子舊應經見不知古所以為教詩書禮樂其餘典籍
 非史與博物君子未必見之也况竹簡浩大寫字又艱書亦不易得故古之君子熟
 於經而勉於行所見雖少所得又多後世易簡以紙人易挾持遂謂古人亦務博覽疎矣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

所以王也

註杜 廢諸國多闕唯魯備故宣子適魯而說之
註杜 易象春秋文王周公之所制當此時儒道

公享之季武子

賦繇之卒章

註杜 繇詩大雅卒章義取文王有四臣故能以繇
註安 釋文四臣大

註安 顛闕天散宜

生南宮述四輔謂先
後奔走疏附德海

韓子賦角弓

註杜 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昏姻無
註安 晉遠矣言兄弟之國宜相親

季武子

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

註杜 彌縫猶補合也
註安 陸祭

綴敝邑下語意不完當有逸文衡案補塞罅隙曰彌縫彌縫其
罅隙使之完全即兄弟昏姻無晉遠矣之意未見語意不全

武子賦節之卒

章註杜 節詩小雅卒章取式訛爾心以
註安 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

譽之

註杜 譽其好也
註安 正義服虔云譽游也宣子游其樹下夏諺曰一游一譽為諸
 子何以輒對故杜以為譽其美好也惠棟云譽今孟子作豫趙岐章句曰豫亦游也
 春秋傳曰季氏有嘉樹宣子豫焉周易序卦曰豫必有隨鄭康成注引孟子吾君不
 豫以為為證則知此傳譽字本作豫故服虔互引為證衡案譽豫通故服虔互引但宴
 雖主歡自有常禮庭有嘉樹輒降堂游其下恐春秋之時無禮未至此服訓游蓋以
 下文遂賦甘棠耳然既已譽之雖不
 魁其下亦可以比甘棠矣杜注是也

角弓

註杜 封厚也
註安 衡案封
遂賦甘棠
註杜 甘棠詩召南召伯息於甘棠之
註安 下詩人思之而愛其樹武子欲

封殖嘉樹如甘棠
以宣子比召公

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

幣

註杜 為平公
註安 聘少姜
見子雅子雅召子旗
註杜 子旗子
註安 雅之子
使見宣子宣子曰

非保家之主也不臣

註杜 志氣
見子尾子尾見彊
註杜 彊子尾
宣子

謂之如子旗

註杜 亦不
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

註杜 夫子
註安 韓起

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

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

註杜 淇澳詩衛風美武公也
宣子賦木瓜

註杜 為十年齊樂施
註安 高疆來奔張本

自齊聘於衛

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

註杜 淇澳詩衛風美武公也
宣子賦木瓜

左傳傳釋

卷之十一

十一

註杜木瓜亦衛風義取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註杜子須韓起之齊陳無

字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註杜為立別號所

謂陳無字非卿註杜欲使齊以適夫執諸中都註杜中都晉邑在西少姜

為之請曰送從逆班註杜班列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註杜

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字上大夫言齊畏晉改易禮制註安衡案諸侯親迎而姊妹則

使上大夫送遂致此執辱之罪蓋少姜謙以示譏註安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

之雖嫁天子君不親送之是送者之班常卑於逆者禮也今齊使送者從逆者之班

無他畏大國也猶可止之辭若不止於此猶有所改易使上卿送之失禮已甚亂所

以作故齊註杜不敢也註杜叔子聘于晉報宣子也註杜此春韓宣晉侯使郊勞註杜聘

賓至近郊君註杜辭曰寡君使子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

執事敕邑弘矣註杜也註杜敢辱郊使請辭註杜辭郊註杜

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合使成臣之祿也註杜得通君命

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註杜宗猶註杜辭不忘國忠信也註杜謂稱註杜先

國後已卑讓也註杜始稱敕邑之弘先國也註杜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

德夫子近德矣註杜詩大註杜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

位註杜游氏大叔之族黑為游註杜傷疾作而不果註杜前年游楚註杜駟氏與諸

大夫欲殺之註杜駟氏黑註杜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註杜傳遽

驛註安衡案兩下相殺則罪有所公而威註杜使吏數之註杜責數註杜曰伯有之亂

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註杜爾有亂心

徐吾犯註杜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註杜謂後大史註杜有死罪三

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

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

左傳傳聲

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杜印子哲之子褚師市官子產曰印也若才君

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

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杜衢道也加木焉杜書其罪於木以加尸

上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杜

晉侯溺於所幸為少姜行夫人之服故諸侯弗不取以私煩諸侯故止之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杜

杜致少姜之襪服公以末秋行始冬還還乃書之故經在冬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杜

彼無字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

則不共杜逆卑於送是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為盟主杜頗示

安陸榮云傳文云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當讀至使字句絕蓋曰齊國則不共矣而執其使則晉君之刑已頗言罪不在使人也杜誤斷其句衡案以已

通已甚也平公庸主故層層開喻杜不喻其意既以且少姜有辭杜謂請無字之辭

冬十月陳無宇歸杜晉侯救之安衡案陳無宇如晉在四月少姜卒晉侯始歸

遂謂魯侯以秋如晉疎矣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杜弔少

經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杜襄二十五年盟重兵夏叔弓如滕五

月葬滕成公杜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

雩冬大雨雹杜無傳北燕伯款出奔齊杜不書大夫逐之而言

衡案春秋未脩書曰某某出其君春秋既脩未有書大夫逐其君者蓋謂以臣逐君其不可為訓甚於以臣召君故改以自奔為文例以魯君以自孫為文其意甚明傳

云罪之者諸侯不生名今經名北燕伯明罪之也然則經書弑其君何也曰逐猶可掩也弑不可得而掩故直書以正其罪亦所以為訓也然君無道亦書其名以罪之

言為君者不當如此反以證此傳所云罪之者謂書名可知矣

傳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

杜二子晉大夫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杜卿共妾葬子大叔

曰將得已乎杜言不安衡案將昔文襄之霸也杜晉文公其務

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杜

明王之制歲聘問朝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註杜

在十三年今簡之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註杜在三十

年蓋時俗過制故文襄雖節之猶過於古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註杜

朝聘以昭禮盟會以謀闕無加命矣註杜命有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

守適註杜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禮數如守適夫人然則註安衡案不敢擇位承上

寵之喪晉不復擇弔葬者之位使其禮數同於守適夫唯懼獲戾豈敢悼煩

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註杜繼室復註安阮元云石經宋本淳熙本姜作

云晉侯寵異少姜謂之少齊註杜大叔從而尊稱曰少齊耳何得以為誤哉少齊一本作

少姜故傳本有異今定為齊字按陳說是也衡案少姜姓字相配婦人之正稱

晉侯寵異之去姓而加國名蓋亦房中戲謔之言非尊稱也然子大叔方言其有寵

除先人之弊廬之言此時子大叔館於張超氏故趨得見子大叔而與之深語也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超

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註杜火中寒暑乃

退註杜心以季夏昏中而暑註杜退季冬且中而寒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

乎註杜譏其無註杜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註杜同盟於襄之世亦應從

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

難是以不獲註杜不得註安釋文質徐註杜謂少以備內

官焜耀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

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註杜徼要也二公齊

猶有先君之適註杜適夫人註安及遺姑姊妹註杜遺餘註安正義姑姊妹亦

若而人註杜言如常人註安衡案謂我姪者我謂之姑遺姑姊妹謂先君女兄弟

生亦在其中矣而如也言若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

如人者猶言若是如是人耳

嬪嬙寡人之望也

註杜董正也振整也嬪嬙婦官

註安陸彛云董煇也振猶舉也王引之云擇女為昏無所用其糾正亦無所用

其整理社注非也今案董當讀為動振之言振動也周語曰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震與振通振動者戰栗變動也春官大祝辨九摯四曰振動鄭大夫曰動讀為董書亦或為董後鄭曰振動戰慄變動之拜是董與動通董振擇之者震動恪恭以擇之言敬之至也衡案董陸訓督是也振擇連讀振收也中庸曰振河海而不洩上文先君之適以下備告齊國所有之女此欲使晉擇之故曰君若使人督察而收韓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所望也先儒董振連讀釋為齊自擇之所以費解也

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

有伉儷在練經之中是以未敢請

註杜制夫人之服則奠

註安衡案為妻齊衰杖期

貴賤同之杜云奠訖乃釋服乃其所物短喪之說耳

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

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群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

嘉之

註杜唐叔晉

註安正義舉亦皆之義言舉朝郡臣也王念孫云舉當讀為與言不唯寡君與群臣受賜而已先君之靈亦寵嘉之魯語

曰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大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是也正我失之衡案舉字頗難讀而杜不注知其所據本作與王說是也寵光耀也言自以為有光耀既成昏

語

註安衡案古者於旅也

叔向曰齊其何如

註杜問與

晏子曰此季世也吾

弗知齊其為陳氏矣

註杜不知其他唯知齊將為陳氏

註安衡案晏子以岑料後知齊終將為陳氏然事非目擊不敢實言

之故云吾弗知耳

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

註杜棄民不恤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

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

註杜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

註安衡案自用也登上也

釜十則鍾

註杜六斛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

註安釋文舊本以五升為豆

矣

註杜登加也加一謂如舊量之一也五升為豆五區為釜五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

註安釋文舊本以五升為豆

加豆為五升而釜區自大故杜云區二斗釜八斗是也本或作五豆為區五區為釜若為加舊豆區為五亦與杜注相會非於五升之豆又五五而加也衡案詳注意五豆五區之五皆當作四其作五豆五區者無以五升為豆一句故陸云亦與杜注相會非於五升之豆又五五而加也今來正於五升之豆又五五而加則區二斗五升釜一斛二斗五升與杜注不合故知其誤也今詳考傳文云陳氏三量皆登一焉若五豆為區而區二斗則豆無所登傳何以言皆登一焉知五升為豆是也四豆為區四區為釜於舊量僅增五分之一今傳不言五分則區釜登一之義亦沒而不見竊謂齊舊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陳氏增之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故云皆登一焉如此則區二斗五升釜一斛二斗五升鍾十二斛五斗故又云鍾乃大矣杜仍自其四以登於釜者嫌其大多耳然今人而解古書當據文以求意不宜文外

生理且陳氏欲收民心以代齊必不厭費出之多何怪其大多哉

以家量貨而以公量收之

杜收貨厚而薄

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

杜賈如在山海不如貴

民聚其

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

杜言公重賦斂

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

杜註

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不見養遇

國之諸市屢賤踊貴

杜踊則足者屢言別多

民人痛疾

而或煥休之

杜煥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

安

正義服虔云煥休痛其痛而念之若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之曰煥休代其痛也衡案

休味通咻也煥咻氣以溫之也謂振恤民窮

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

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

杜

陳氏之先

其相胡公大姬已

在齊矣

杜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大姬其妃也言陳氏雖為人臣然將有國其先祖鬼神已與胡公共在齊

正義定本相作祖衡

安

齊相助也胡公大姬陳侯之祖故云四公相之在齊若作祖字義不可通沈彤反以定本為是失之

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亦

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

杜

言晉衰弱不能征討救諸侯

安

衡案以無入無長例之不駕謂

駕馬不駕馬

公乘無人卒列無長

杜

百人為卒言人皆非其人非其長

安

衡案公乘公戎車也無人御右

非其人列行也

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

杜

滋益也

道殣相望

杜

餓死而女

富溢尤

杜女嬖寵之家

民間公命如逃寇讐樂卻晉原狐續慶伯降

在阜隸

杜八姓晉舊臣之族也阜隸賤官

政在家門

杜大夫專政

民無所依君日不悛

以樂惱憂

杜惱藏也悛改也

安

釋文樂音洛正義劉炫云惱慢也盧文弨云當作悛改惱藏也衡案堯典曰象恭惱天劉訓謾是也惱憂

慢易憂禍也

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

杜

言今讒鼎之銘

杜

讒鼎名也

服虔云讒鼎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惠棟云韓非子說林曰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為往齊人曰厲也魯人曰真也是古鼎之名蓋當時鼎已在齊故晏子述之馬宗璉云說林又曰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樂正子春戰國時人是晏子在晉時齊尚無索鼎之事安得云鼎已在齊惠說誤矣衡案崇鼎文王伐崇所獲崇侯虎讒

文王故服以讒鼎為崇鼎疑非有確據也此叔向述之惠云晏子述之何其疎也厲古厲字

曰昧且丕顯後世猶怠

杜

昧且早起也丕大也言夙興以務大顯後世猶懈怠

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

杜

問何以安

杜

衡案問處身若免此難何耳未及免難

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

於聞之公室將

畢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於宗十一族

杜

同祖唯羊舌

左傳卷之八

卷之八

廿七

氏在而已。盱又無子。註杜無賢子。公室無度。註杜無法度。幸而得死。註杜言得

以壽終為幸。豈其獲祀。註杜言必不得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

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註杜湫下隘小，囂聲塵土。請更諸爽塏者，

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註杜先臣晏子。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註杜奢

也。且少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註杜旅眾也，不

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

何賤？於是景公繫於刑。註杜繫多也。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

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註杜傳護晏子，令不與張趯同譏。景公為是省於

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

子如祉，亂庶遄已。註杜詩小雅，如行也，祉福也，遄疾也。安陸祭云：如若也，祉

宣十八年，范武子引此詩，亦云：君子之喜怒，以己亂也。蓋君子喜則錫福，故謂喜為祉。衡崇，古之君子，喜怒當義，而不獨喜怒於心，喜則有賞，怒則有罰，故言祉以見喜。

言怒以見罰。范武子精通詩旨，故云：君子之喜怒，以己亂也。非訓祉為喜也。詩每以互文見義，不獨此篇。陸不通此義，以訓喜為是，謬矣。其訓如為若，則得之。其

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

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註杜本壞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復之。安衡崇，景公嫌晏子之宅

者，今為更之，必擇爽塏之地而為之，非附益其故宅而大之也。既新為之，則其所壞里室必多，故晏子毀新宅，故為里室，反之本主，其故宅則依然如舊。故下文曰：卒復其舊宅。則使宅人反之。註杜還其故室。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註杜

卜，良。安王念孫云：且諺曰：本作曰諺曰。晏子既使宅人反其故室矣，因謂宅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云云。上曰字，仍是記事之詞。自諺曰以下，方是晏子之語。若作且諺曰，則與上文不相承矣。自唐石經上曰字，誤作且，而各本皆從之。初學記居處部：大平御覽州郡部三引此，並作曰諺曰。衡崇，此且字不可讀，而注疏無解，則其本作曰，王說是也。二三子先卜鄰矣。註杜二三子謂鄰人。安衡崇謂里室

君子不犯非禮。註杜去儉即奢。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

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註杜傳言齊晉之衰，賢臣懷憂

且言陳氏之興。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

嘉焉授之以策

杜策賜命之書

日子豐有勞於晉國

杜子豐段之父

安正義

服虔云鄭僖公之為天子子豐與之俱適晉計從天子一朝於晉不足以為勞也或當別有功勞事無所見故杜不解之衡案平公庸君嘉伯石有禮欲賞之而惡無名故舉其父微勞以為辭耳故君子亦專稱伯石得禮未嘗一言及其父可見非子豐別有功勞也服說未可遽非焉余聞而弗忘賜女

州田

杜州縣今屬河內郡

以胙乃舊勲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

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

杜汰驕也

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

况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

藥豹之邑也

杜藥豹族

及藥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

文子曰温吾縣也

杜州本屬温温趙氏邑

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

杜郤稱晉大夫始受州自是州與温別至今傳三家

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

杜言縣邑既別甚多無

有得追而治取之

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

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

杜獲趙文子之子

文子曰退

使獲退也

二子之言義也

杜二子三宣子也

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

用州其以微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

杜惠不知禍所起

知而弗從禍莫

大焉有言州必死

安衡案此趙文子列古人之言以申戒趙獲也凡列古人之言稱名字其常也或言志曰或言古人有言自左氏

載時人評騰之外未有稱君子曰者若字疑有誤矣弗知實難者言不知其為不義實難改悔也弗從本或作復從非也豐氏故主韓氏

杜故猶舊也豐氏至晉舊以韓氏為主人

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為之請之為其復

取之之故

杜後若還晉因自欲取之為七年豐氏歸州張本

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

叔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

杜忌怨也懿伯叔之叔父敬子叔弓也叔弓禮叔為之辟仇

安正義禮弓下云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敬叔即此敬子也懿伯是惠伯之叔父為人所殺及滕郊遇懿伯之忌逢其讎也敬叔不入以禮惠伯欲使惠伯報叔父之讐殺彼人也鄭玄彼注云敬叔有怨於懿伯難惠伯故不入又云

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為叔父其言差錯不可顯解是鄭之謬也陸案云忌謂忌日耳此解及檀弓注疏所云皆警說也衡案鄭說是也敬子舊有怨於懿伯懿伯時在滕

敬子及郊聞其將報怨恐禍及惠伯故不入也鄭云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為叔父者言懿伯非敬叔親叔以昭穆推之當敬叔叔父行其屬既疏故有相怨之事也陸以

言懿伯非敬叔親叔以昭穆推之當敬叔叔父行其屬既疏故有相怨之事也陸以

忌為忌日從陳澹記注結蓋本於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然戴記所言謂父
母之忌日耳叔父之喪齊衰期不杖豈有終身辟其忌日之理哉此自陳澹警說而
陸襲之亦未免為警矣下文又云公事有公利無私忌忌與利對其為怨審矣若為忌日殊無意趣

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杜惠伯子服椒也傳言叔子之有禮晉韓起

如齊逆女杜為平公逆公孫薑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

嫁公子杜更嫁公女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

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杜寵謂子尾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

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杜楚靈王新立敝邑之往則

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杜云交相見進

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杜布陳也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

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

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杜猜疑也君實有心何辱

命焉杜言若有事晉必至楚可不須告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杜安衛

有猶杜親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杜歸在此年春小人糞除先人

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

來杜賤非上卿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杜孟張

如趨言杜趨也庶幾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杜不欲以諸侯禮待之穆叔曰不

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杜睦謂小邾

逆群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

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八月大雩旱也齊侯田於菑杜菑齊東竟

盧蒲癸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杜癸慶封之黨襄二十八年放之

於竟種種短也自言杜安釋文種本亦作董董章勇反公曰諾吾告二子杜二子子尾歸

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

處我矣杜言不信安陸祭云襄二十八年慶封聞子雅子尾怒告盧蒲癸曰

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杜恐其復燕簡公

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杜款罪輕於衛

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杜款罪輕於衛

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杜款罪輕於衛

之夢杜楚之雲夢齊公孫竈卒杜竈子司馬竈見晏子杜竈子

大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杜以其姜族弱

矣而嬖將始昌杜嬖陳二惠競爽猶可杜子雅子尾皆齊惠公之

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杜孫也競疆也爽明也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杜當雪而雹故以安衡案雹之大者折樹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

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杜楚靈王始楚人執徐子杜稱人以執以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代吳杜申

會以伐吳不言諸侯者鄭徐滕小邾杜安衡案各本作有胡城杜安

宋不在故也胡國汝陰縣西北胡城杜安衡案各本作有胡城杜安

有字今從更杜安執齊慶封殺之杜安衡案慶封非卿經不

記正義刪之杜安遂滅賴九月取郟杜郟音邑傳例曰克

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杜郟音邑傳例曰克

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杜欲與遂止鄭伯復田

江南許男與焉杜前年楚子已與鄭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

之杜鄭許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杜宋

在襄二十七年杜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杜不易言寡人願

結驩於二三君杜謀得諸侯使舉請問君若苟無四方之虞杜

虞度安王念孫云虞憂也范望注大玄元鑿曰虞憂也繫辭傳曰悔吝者憂虞之

也註象也襲三十年傳曰以晉國之多虞哀五年傳曰二子間於憂虞則有

疾疾晉語曰衛文公有邢狄之虞吳語曰越曾足以為大虞乎又曰今伯父有荆蠻

之虞皆其證也衛索虞訓度本義也度敵為禍難心為之憂故引仲訓憂王所引是

也度敵有禍難及約鄰國救已度其將至心必望之故又引仲訓望下文虞敵國之

難及六年傳始吾有虞於子之屬是也是二者度之一訓可以兼之然二義正相反

而同訓度味者或不能曉故范望訓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杜欲借君之

憂方言廣雅訓望皆引仲之義也註安衡索寵光耀也故杜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

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杜相助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

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

之杜棄不以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杜危殆

也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杜多難有是三不殆何鄉而不濟對

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安衡索虞

四嶽杜東嶽

嶽華南嶽衡北嶽恒三塗杜在河南陸陽城杜在陽城大室杜在河南陽荆

山杜在新城沔中南杜在始平武陽城杜在陽城大室杜在河南陽荆

州之險也是不一姓杜無德則滅亡冀之北土杜燕馬之所

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安衡索以

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人杜亨通陸祭云劉向新序援此文亨作

從新序讀為享杜不讀為享者蓋以神可言享人不可言享耳不知古人之文多有

從一而省者人固不可言享亦得因神而并稱之襄二年傳萊人使正與子賂風沙

衛以索馬牛皆百匹正義曰司馬法丘出馬一匹牛三頭則牛當稱頭而亦云匹者

因馬而名牛曰匹并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論語云沽

酒市脯不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然則以享神人亦是從一

而省文耳襄二十七年傳能飲神人杜注曰飲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彼言飲

神人此言享神人皆是

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

因神而并及於人也

左傳車乘

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

杜於國則四

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

杜仲孫公孫無知事在

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

杜里克平鄭事在僖九年

衛邢

無難敵亦獲之。

杜閔二年秋滅衛，僖二十五年衛滅邢。

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

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

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

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

杜蓋楚子遣舉時兼使求昏

晉侯許之。楚子問於

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

杜安於

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

杜安於

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

在宋之盟，又曰如一。

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

國，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

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

與人同欲，盡濟。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

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曰

在北陸而藏冰。

杜謂夏三

西陸朝覲而出之。

杜謂夏三

鄭玄答其弟子孫皓問云：西陸朝覲，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夏班冰是也。劉炫云：春

西陸朝覲，謂西方七宿朝見於東方，出之謂出而用之，故下文云：其出之也。朝之祿

位，賓食饗祭於是乎用之。服杜誤以出之爲啓冰，故以西陸朝覲爲春分之中，奎星

在專得聲

朝見東方夫日在北陸謂十二月日經虛危虛危在北方七宿之中則西陸朝觀亦指白虎全宿而言不備指其一宿也二月巽蒸啓冰室而已未即用之不應言出之鄭說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杜注沍閉也必取積陰之冰所以道達其氣安注正義周禮鼈人掌五物鄭司農云五物謂龜鼈有甲滿胡阮元云使子為災註釋文互作互按說文無沍字古祇作互衡案正義引周禮鼈人解馭則沍舊本作互矣互寒謂冰堅如龜鼈之甲包裹其肉杜訓閉非也

乎用之註言不獨共公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杜注黑牡黑牲也秬黍也司寒用黑有事於冰故祭其神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杜注桃弓棘矢凶邪將御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杜注食肉之祿謂在朝至尊故

大夫命婦喪浴用冰杜注命婦大夫命婦大者安注安衡案食肉之祿謂者註祿厚足食肉者當兼之此祭寒而藏之杜注享司獻羔而啓之杜注謂二月春分獻

公始用之杜注公先用火出而畢賦杜注火星昏見東方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杜注老致仕在家者安注衡案曰自曰至上及下

以風出杜注順春風而散用安注安衡案待有風而出則冬無愆陽杜注愆過也安注衡案積陰之地堅冰堆下化為水而其上未釋在風卷之摩盪為電電必挾風雷以此也周正月今之十一月而新冰未結舊冰為風卷去而為電乃愆陽所致申豐論電理精微入神矣

夏無伏陰杜注伏陰謂夏寒春無淒風杜注淒寒秋無苦雨杜注霖雨為人

雷厲疾不降杜注厲惡氣也民不夫札杜注短折為夫安注釋文札側八反

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杜注既不藏深山窮谷之冰又風不越而殺

雷不發而震杜注越散也言陰陽失序雷風為害電之為雷誰能禦之七月之卒

九年傳注大死曰札此以大為天文誤耳鄭眾云札疾疫死亡也越人謂死為札劉熙釋名云札截也氣傷人如有斷截也鄭玄亦讀札為截阮元云天死宋本作大死

子日七十非肉不飽疾亦有當以肉養者山人取之縣人傳之杜注山人虞官

凡肉遭暑易腐爛故賜冰使民養老疾

章藏冰之道也

註杜七月詩烝風卒章曰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鑿而取之三日納于凌陰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謂二月春分蚤開冰室以薦宗廟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魯曹邾辭以難公辭

以時祭衛侯辭以疾

註杜如子產言鄭伯先待于申註杜自楚先至會地六月

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

臺之享

註杜啓禹子也河南陽翟縣南有臺註安惠棟云汲郡古文曰夏啓元年帝即位於夏邑大饗諸侯于鈞臺

商湯有景亳之命

註杜河南鞏縣西南有湯註安惠棟云汲郡古文曰帝癸二

周武有孟津之誓

註杜將伐成有岐陽之蒐註杜成

成有岐陽之蒐

註杜成王六年木蒐於岐陽晉語云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荆蠻置茅絕設望

康有鄆宮之朝

註杜鄆在始平鄆縣東有靈臺註安惠棟云汲郡古文曰康王元年

穆有塗山之會

註杜周穆王會諸侯於塗山註安惠棟云汲郡古文曰穆王

齊桓有召陵之師

註杜在禧四年晉文有踐土之盟註杜在禧十八年君其何

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

註杜選擇王曰吾

用齊桓

註杜用會召陵之禮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

大國用之敢不薦聞

註杜言所聞謙獻公合諸侯之禮六註杜其禮

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

註杜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註杜

君子謂合左師善

守前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

註杜規正二子之過註安

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

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

宋大子佐後

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

註杜請王辭王使往曰屬

有宗祧之事於武城

註杜言為宗廟田獵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註杜其恨

後至故言將因諸侯會布幣乃相見註安惠士奇云墮幣謂祭也周禮肆師大祀用

牲少牢又有墮祭然則禮神之幣亦曰墮謂祭後乃相見故曰敢謝後見如服杜解

則與上文宗祧之事不相連屬而文亦不順蓋楚之武城有先君之廟也馬宗璉云

曾子問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

舍奠焉而后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楚子此時

會畢將以幣玉告諸武城先王之廟而反命矣恨宋大子後至故以墮幣為辭服虔

以為將輸受宋之幣於宗廟疑非衡案特牲饋食按祭鄭康成據士虞禮古文讀為

墮祭云墮祭下祭也下祭取之置下不復舉向口也布亦置之下義與墮同申本申

國其地在方城之北武城在南陽宛縣北皆非楚宗邑恐不得有宗祧且祭有墮祭

未聞墮幣朝會則有布幣之禮襄二十九年楚人使公親從公患之穆叔曰被殯而

布幣言今為祭田不得相見後將布幣行會禮因以相見也將字後字相呼應後指

會言非謂會外別相見其義精矣惠云與上文不相連屬未達此義也馬以墮幣為

藏主命遂謂是時會畢顯與經書大子佐相戾其謬尤甚蓋馬見傳載此事於會畢

之後忽思藏主命之事不復顧經文以戾此說耳不知傳欲與下執徐子相比以見

楚子無道因以起椒舉之諫與子產左師之

譏故載之此豈以在會畢之後哉不思甚

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

諸申註杜言楚子以疑

楚子示諸侯侈註杜自奢

椒舉曰夫六王二

公之事註杜六王啓湯武成康穆

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

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註杜仍緡皆

有緡氏逃歸遂滅有緡馬宗璉云哀元年傳后緡方娠賈逵注云緡有仍之姓是有

緡即有仍也服虔杜預皆以仍緡為二國疑非衡案婦人未有以國氏者據后緡方

娠之文緡為有仍之

姓審矣賈說可從

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註杜黎東夷

帝辛四年大蒐于黎韓非子曰紂為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服虔曰黎子姓馬宗璉

云尚書西伯戡黎鄭注戡黎入紂圻內郡國志上黨壺關有黎亭故黎國衡案毛詩

旄丘序云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

之臣子以責於衛也時衛都鄆在朝歌之東北狄既迫逐黎侯次及衛國則黎又在

衛之東北郡國志以上黨壺關當之

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註杜大

是也故紂為黎之蒐而東夷叛之

中註安惠棟云汲郡古文曰幽王十年春王及諸侯盟于大室明年申人緡人及犬

叔舉惠所引

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

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復諫註杜復

也

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註杜惡

遠衣則

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註杜為十三年楚

秋七月楚子以

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

杜經所以更敘諸侯也時晉之屬國皆歸獨言二國者鄭伯久於楚宋太子不得

時見故 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

杜朱方吳邑齊慶封所封也屈申屈蕩之子 八月甲

衡案勝小邾大夫不從者 使屈申圍朱方

杜朱方吳邑齊慶封所封也屈申屈蕩之子 八月甲

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此

杜逆命 將戮慶

謂性不安 其背從於戮乎

杜言不肯默 播於諸侯馬用之

顧炎武云逆命謂弑君衡案不言殺君而言逆命者椒舉所慮在不

杜也播揚 安衡案

封不從戮楚子舊惡必將播於諸侯止言播於諸侯亦避所忌也 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

杜齊崔杼弑君慶封其黨也故以

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

杜齊崔杼弑君慶封其黨也故以

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

杜齊崔杼弑君慶封其黨也故以

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縛銜璧士祖

輿櫬從之造於中軍

杜中軍王所將 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

在德 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

杜從舉

遷賴於鄢

杜鄢楚邑 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

之而還

杜為許城也韋龜子文之玄孫 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

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

杜謂築城於外竟 王心不違民其居乎

杜言將有事不得安也 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杜安衡案

其鄉戶口日減故其留者不堪命也 九月取鄆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鄆鄆

杜著丘公去疾也不書奔者潰散而來將帥微也重發

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杜著丘公去疾也不書奔者潰散而來將帥微也重發

鄭子產作丘賦

杜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田賦在哀十一年

例者以通 鄭子產作丘賦

正義服虔以為子產為丘賦者賦此一丘之田使之出一馬三牛復古法耳丘賦之法不行久矣今子產復脩古法民以為貪故謗之惠棟云賦謂兵賦杜謂別賦其田固非服虔謂復古法與渾罕罕政不率法之言相背亦非沈彤云既云作則非復古况又國人謗其為蠶尾渾罕罕譏其作法於貧乎但杜解如魯之田賦則病民已甚子產

安得自謂為善而引禮義不愆之詩蓋其賦視古法稍加以濟國用若魯丘甲之類耳衡素或問子產孔子曰惠人也又曰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及其死為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孟子亦曰惠而不知為政其為聖賢所稱如此即有過舉必不至如杜注所云矣竊謂丘如獲於丘民為天子之丘指縣鄙言非四邑為丘之丘也古法軍賦出於三鄉三遂為之副時四方多事子產憫其勞徧賦縣鄙交番徵發之所謂其使之也義故國人謗之而子產以為禮義不愆與國人謗之

杜註也

曰其父死於路

杜註謂子國為尉氏所殺

已為蠶尾

杜註謂子產重賦毒害百姓

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

杜註子寬鄭大夫

子產曰何害苟利

社稷死生以之

杜註也

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

民不可逞度不可改

杜註度法也

安衡案得其所欲曰逞言民不可使之盡得其所欲焉

詩曰禮義

不愆何恤於人言

杜註

逸詩也子產自以為權制濟國於禮義無愆

吾不遷矣

杜註遷移也

渾罕

曰國氏其先亡乎

杜註

渾罕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

杜註涼薄也

作

法於貪敝將若之何

杜註言不可久行

姬在列者

杜註在列國也

安惠棟云列位也言姬姓之

君傳十五年傳云入而未定列衡案列行也故訓位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毛傳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思說得之蔡及曹滕其

先亡乎偏而無禮

杜註燕偏楚曹滕偏宋

鄭先衛亡偏而無法

杜註偏晉

政

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杜註

子產權時救急冬吳伐

楚入棘櫟麻

杜註

棘櫟麻皆楚東鄙邑譙國黟縣東北有棘亭汝陰新蔡縣東北有櫟亭

以報朱方之役

杜註朱方役在

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

杜註

夏汭漢水曲入江今夏口也吳兵在東北楚盛兵在東南以絕

其後歲尹宜咎城鍾離

杜註

宜咎本陳大夫襄二十四年奔楚

遠啓疆城巢然丹城州

來

杜註然丹鄭穆公孫襄十九年奔楚

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

杜註

彭生楚大夫罷闔韋

龜城賴之師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

杜註

成十六年辟僑如之難齊齊庚宗魯地

杜註

衡紫穆子奔齊

行告之故哭而送之

杜註

婦人聞而哭之

適齊娶於國氏

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

杜註

穆子夢也

顧而見人黑而上僂

杜註

上僂肩偃

深目而陂喙

杜註

口象

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日而皆召其徒

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日而皆召其徒

杜註

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日而皆召其徒

無之杜徒從

且曰志之杜志識

安

衡案告其徒以所夢之象使

及宣

伯奔齊饋之杜宣伯僑如穆子之兄成十

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杜

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杜言兄始為

亂已則有

伯先人

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杜言兄始為

亂已則有

今日之願

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杜在齊生孟丙仲壬魯召之

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杜

立為卿襄二年始見經

魯人召之在成十六年先是既生孟丙仲壬至

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杜

襄二年為卿故始見經耳說詳於成十六年

問其姓杜問有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杜

襄

年豎牛

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

徒使視之遂使為豎杜豎小臣也傳言

從夢未必吉杜

有寵長使為政杜為家公孫明

不請援於小兒今豎牛與所夢相應則

有寵長使為政杜

公孫明

知叔孫於齊杜公孫明齊大夫子明

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杜

田於丘猶杜丘猶

遂

孟仲

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杜

田於丘猶杜

遂

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杜

孟不肯

叔

孫為孟鐘曰爾未際杜際接也孟未與

饗大夫以落之杜

以

饗鐘安

饗大夫以落之杜

以

使豎牛請日杜請饗

入弗謁杜謁白

出命之日杜

詐命

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杜北婦人國姜也

怒將往

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杜殺孟

安

蓋叔孫使拘而牛殺之外

公與之環杜賜玉

使牛入示之杜

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

之私游觀於公宮

叔孫見仲而何杜

如何叔孫曰何為杜

曰不見既自見

矣杜

矣杜

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杜

矣杜

疾馬蓋病喪心不能復照牛姦耳

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

告之飢渴授之戈杜洩叔孫氏宰也牛不食叔對曰求之而至又

何去焉杜洩力不能去設辭以免陸祭云杜洩憾叔孫之召豎牛以

其謬甚於杜矣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杜寘置

東西安衡案杜洩解个字故云東西廂其

相之杜昭子豹之庶子叔孫姑也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

遺杜昭子叔仲帶也南遺季氏家臣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憎洩不與

以路葬且盡卿禮杜路王所賜叔孫車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

馬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杜冢卿謂季孫介安衡

聘於王杜在襄二十四年夫子謂叔孫王思舊勲而賜之路杜感其有禮以

命而致之君杜豹不敢自乘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

吾子為司徒實書名杜謂季孫也書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杜

勲杜勲功也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

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馬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

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杜誣叔孫以媚季孫

左傳輯釋卷十八終

左傳輯釋

卷之十八

廿六

謂叔孫也服車服安正義工正是司馬之屬官也季孟亦有屬官共書其事但季

之器工正所書註孟身在不假言屬以叔孫已亡取屬官為徵故兼言之衡案

叔孫雖亡季孟猶在不必取屬官為徵而杜洩兼言工正

者叔孫不當自書已寵榮故使屬官書之而已豎之耳

134
10
263



